柯山集

附拾遺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柯山集

附拾遺

（四）

張耒撰

柯山集卷二十六

七言絕句

初夏謁告家居値風雨偶作二絕

春愁已逐鶯花盡野果垂肴綠葉稠天上幾回飛破鏡端居未折大刀頭

高堂終日雨潺潺卻著重裘尙薄寒風雨似秋君莫怪客愁天色兩相關

西窗雜詠三首

翠蔓垂簷筍過籬幽禽終日傍窗啼山林勝處平生事他日何妨動我思

穿籬兩竹是龍孫風葉蕭蕭便有聞卻到葛陂心未已更將甘雨灑川原

稻畦新插綠雲齊雨過溝塍水接溪到舍妻兒勞勤苦白醪缸畔醉如泥

別齊安稅務窗竹二絕

何獨王郎與爾歡一年慙媿碧琅玕葛陂一別知何處見盡人間行路難

隨流泛梗雖無定別渚棲鴻亦有情爲問竹窗清夜月從今誰解聽秋聲

四月二十三日晝睡起

中華民國圖書館

幽人睡足芭蕉雨。獨岸綸巾几案涼。誰和薰風來殿閣。不知陋巷有羲皇。

渡江

白髮人驚老阿童。橫江聊借半帆風。卻嗟縛得窮孫皓。未似高歌醉閉篷。

吳王郊臺

異時隨舉孝廉郎。旗蓋相承據一方。腸繞閶門祥已定。將君畢竟是吳王。

題寒溪長老方丈

滿坐繩牀百事貧。荒溪古屋四無鄰。爲生易足君無笑。渠是人間得計人。

早起二首

滄江初夜雨翻盆。將曉風聲戰亂雲。籬下寒雞鳴曉苦。老人先起自開門。

風鳴槁葉未辭枝。雨溼疏梅欲弄姿。地下一陽應蹀躞。世間渾未有人知。

冬至贈潘郎二首

荻籬茅屋柯山下。賣餅歸來也作冬。不見長安競時節。車如流水馬如龍。

五更人語起江城。歌笑喧喧天欲明。酌酒壽君但一醉。百年珍重是人情。

發孝感

裊裊檣烏轉地空。娟娟霜月入窗櫳。岸頭楊柳如憐客。猶舞蕭蕭五兩風。

柯山雜詩四首

幽人睡足戴綸巾。策杖開門卯酒釀。黃葉滿山烏鵲噪。江城秋日少行人。

蕭蕭茅屋土山前。翁媼關門去穫田。朝日滿簷雞犬靜。荻籬深處有炊煙。

斷澗橫橋臥古槎。晚雞鳴處有人家。山頭月出疏鐘斷。江上風高落雁斜。

九月江城霜氣淸。旅人寒事略經營。隔窗便是山前樹。永夜葉聲如雨聲。

絕句九首

天高列岫出林外。霜落大江流地中。晚日橋邊數歸牧。牛羊部分聽兒童。

樹頭三唱雞賓日。門外斜行雁寄書。十月江城霜霰薄。滿山林葉亂藍朱。

曉起山鴉噪作團。西園霜木倚空寒。風高斷雁呼前伴。雨止歸雲赴舊山。

千林黃葉總飛霜。寂歷疏梅未肯糚。誰信輪囷臥山木。心知九地有微陽。

空山風雨冷蓬茅。晨起幽人理縕袍。深閉衡門且無出。溼雲如墨怒江號。

老去不禁茶力悍。兩甌破盡五更眠。月團三百眞魔物。欲乞當壚當酒錢。

讀書老眼苦眵昏。茗飲無端遣夢魂。到處相逢眞可喜。祇應酒是好知聞。

黃葉桑林赤土岡。蓬茅小逕度牛羊。似聞流乞之唐汝。歎息何人爲發倉。原注。黃累年旱饑。流民就食唐汝。

歲弊寒驕風落山臥聽園木怒濤翻去年慈德門東雪永夜宮廊喝探喧原注去年春大雪中予以禮官奉欽聖喪事入宿內東門凡數十鋪直廬宮吏達旦不能寐

讀周本紀

周公七百年禮樂箕服墜弧紛破除空使遺臣經故國徘徊禾黍歎邱墟

齋中列酒數壺皆齊安村醪也今旦亦強飲數杯戲成呈邠老昆仲二首

曾嘗玉皇碧琳腴不醉長安市上酤原注作史官時歲六節賜御醪飲溼先生今已矣啜螯留得與門徒

原注東坡云三年黃州城飲酒但飲溼

放逐江邊長苦飲壺漿尚敢較醯醢中都光祿多新釀不解隨人得一巵

臥聞風聲

臥聞風聲吹屋角應掃積雨陰漫漫千山月黑烏飛絕一江星斗魚龍寒

臘月下旬偶作

歲暮烟霜澤國寒曉鴉鳴處是柯山地爐有火樽餘酒自起焚香深掩關

春日懷臨汝園

西江逆上通清汝憑仗雙魚致我詞若向池邊見鴻雁爲言春至苦相思

柯山春望

先教一雨淨江山。便放千林春意還。何事東風吹客雁。便教無意戀汀灣。

正月十八日四首

幽人睡足聞春鳥。共喜暉暉日滿籬。里巷收燈人寂寞。鄰家夫婦賃舂歸。

收燈城市接荒村。翁媼眈眈眠日已暾。何事牧童能早起。緩驅白牯出柴門。

道旁蘭若冷於秋。迎客開門一比邱。夜久無人風露冷。空廊飢鼠竊膏油。

山下書生業讀書。荻籬葛蔓避人居。最憐無奈窮耽酒。時遣羸僮致一壺。

二十八日

憶昨秋風吹馬蹄。瓦關分袂涕交揮。淮陽春物應如錦。猶在柯山送雁歸。

二月二日挑菜節大雨不能出

久將菘芥茎南羹。佳節泥深人未行。想見故園蔬甲好。一畦春水轆轤聲。原注。北方治菜畦如棊枰。土極細勻。汲井灌之。次第相及。殊可觀也。

二月五日折梅時經雨梅謝矣

江雲濕霧未全開。東嶺微茫日色來。獨犯輕寒踏春曉。殷勤更折雨中梅。

十八日

寒食清明人意閒。春城士女出班班。柳黃花白樓臺外。紫翠江南數疊山。

僧允懷惠紫竹杖

幹堅滑澤節仍勻上下柯山助老身他日天恩許歸去提攜同踏故園春

寒食日作二首

荒山野水非吾土寒食清明似去年楊柳插門人競笑荊蠻不信子推賢原注黃岡有官人效北方以麵作子推貫柳插門上者邦人怪之

朝寒卻覺春衣薄禪誦還將酒盞疏落盡江城千樹雪門前楊柳已藏烏

牡丹

天女奇姿雲錦囊故應聽法傍禪牀靜中獨有維摩覺觸鼻惟聞淨戒香

雨霽望樊山

金碧江南數疊山雨餘秀色直堪餐仙娥倭墮青雲髻照我衰遲澤畔顏

三月二十五日聞鴨鵊

雲夢澤南春欲還柯山鴨鵊曉關關幽人夢覺殷勤聽落月江風尚薄寒

絕句二首

翠潤園林草木長春歸積雨滿芳塘更無一點殷紅色葉底青梅已可嘗

晴江水滿長菰蒲野鴨鵁鶄欲哺雛誰爲寄聲沙塞雁春來朔野定何如

新堂望樊山

幽人井臼兩山閒。鄰里樵漁盡往還。興發登臨窮眼界。江南秀色碧雲鬟。

東堂四首

主人憐客置東堂。爲致炎天十步涼。勝事自來非力致。江南山色巧相望。

老翁還作小兒情。手種芭蕉爲雨聲。便有微泉出堂下。一泓清徹照軒楹。原注。堂下種芭蕉數本。遂得一泉。泓然盈尺。殊清徹。

居止年來如傳舍。構堂珍重主人情。浮生行止誰能計。苟合眞須學子荊。

烏衣更士能呼旦。金縷嬌娘解唱歌。天與旅人供一笑。不然奈此寂寥何。

末伏日五更小涼

幽人短夢不終宵。起步星河望泬寥。缺月低簷雞一唱。露華秋色滿芭蕉。

秋日二首

一庭秋色淸如水。雞落蕭條日腳殘。忽憶淮陽舊庭院。出鄰高葉翠梧寒。

黃簾朱戶狹洞房。何事易知獨難忘。相思故人雲閒月。涼夜皎皎出東廂。

樊山

黃葉疏林江上洲。西風角怨夕陽樓。晚天紫翠淩空闊。只有樊山取意秋。

月季

月季祇應天上物。四時榮謝色常同。可憐搖落西風裏。又放寒枝數點紅。

臥病晝眠秋風作惡

東堂岑寂似僧居。年老身閒不讀書。病臥空牀雞唱曉。窗前飢雀啄寒蔬。

東堂初寒創意作竹屏障門屏（一本）偶得朽梅枝截用之完固質野可喜二首

丈室新屏用此君。（原注：如用鄧子之用。）碧琅玕插古槎根。白雲一片當空下。護此寒堂宴坐人。

簡册林中老蠹魚。年來窮誦尚耽書。竹屏風下憑烏几。畫作柯山居士圖。

二絕句

幽窗老客寒無睡。長聽城樓曉角悲。萬里滄溟初浴日。暗雞先向草閒知。

歲陰慘澹不可出。竹榻地爐聊自安。黃葉滿山籬落晚。北風吹雨溼荒寒。

朝寒

朝寒卯飲已戰勝。煮餅一甌充午飢。便是衰翁一日了。夜爐茗果亦隨宜。

臘初小雪後圃梅開二首

風格孤高又國香。故教小雪發新粧。修行嗟我無功力。卻使天魔入道場。

晨起千林臘雪新。數枝雲夢澤南春。一塵不染香到骨。姑射仙人風露身。

蒼浪

蒼浪鬢髮一衰翁。何事年來到骨窮。魑魅何嘗居四裔。自憐放逐尙無功。

西江

拂瓦輕霜鉛粉輕。東南日出竹窗明。小樓下見西江水。日日風光無限情。

二月二十一日東園桃李未開有感二首

日慘東風正怒號。小園寂寂閉蓬蒿。可能春色如人事。獨發元都觀裏桃。

寄語元都觀裏花。饒君繁麗奪朝霞。劉郎想到長安日。葵麥風前一歎嗟。

自二月末苦雨寒食前一日始晴視園中花乃殊不敗

春雲濩霼弄朝暉。淸峭餘寒透袂衣。最喜園花渾似舊。十分春色一分歸。

微雲

微雲濩霼弄餘春。淸曉微寒尙著人。重理袂衣溫卯酒。綠陰啼鳥閉衡門。

絕句二首

風掉浮烟匝地回。雨將濃翠撲山來。晚涼樓角三吹罷。夕照江天萬里開。

荒山岑寂晚雞號。獨閉衡門守一瓢。風雨似秋君莫怪。客愁逢處易蕭條。

雨歇二首

雨歇山園竹引芽。老禪睡起日初斜。今日卻憶香嚴老。解點潙山一碗茶。

家僮取酒衝泥至。酒滿山瓶重莫攜。老子欣然一笑起。閒嘗洗盞對山妻。

平生

平生壯節終難變。投老浮名信所遭。要路爭先寧遽福。從來率野屈吾曹。

題南頓光武祠

他日曾休羽葆車。可憐宮寺已邱墟。雲臺諸將鏘冠劍。卻遣嚴光配坐隅。

發金陵折柳亭

津亭折得綠楊枝。更看春風向手吹。建業城邊春已老。連天荒草燕雙飛。

呈宜君

江城風雨作朝昏。愁殺壚邊賣酒人。祇有醉時差可喜。不應醒坐過新春。

生日贈潘郎

春雨蕭蕭江上城。論花與子酒同傾。恨君未到淮陽市。一見姚黃慰此生。

謁蔣帝祠過鍾山下二首

野塘春水綠迢迢。上有東風弄柳條。曉日已穿東嶺出。輕寒猶欲戰駝毛。

溶溶野水戲鳧鷖。隴麥初長午景遲。盡日綠楊閒照水。臨風自愛好腰支。

和李二秀才

羨君年少盛遊春。顧我無聊似厄陳。東市車牛泥到領。不勞舉袂障京塵。

和蘇适春雪八首

春城北斗轉招搖。寒御初還陣尙囂。一夜雪聲欺布被。定知貧舍故相撩。

寒陣須憑酒解圍。閒官幸可典朝衣。一杯冷落憑誰勸。卻有飛花舞入帷。

白帝陰兵嚴羽衞。漢皇老傅振鬚眉。撒鹽飛絮渾纔俗。盡撥塵言賦好詩。

溪上泛舟成底事。庵前夜立意如何。爭知萬頃靑靑麥。絕勝黃河一尺波。

不死松篁勞借問。未開桃李與催粧。已饒豔女織腰舞。偏犯貧儒百結裳。

偏憎遊騎香蹄汗。最稱佳人素手團。方丈老翁容膝外。出門四顧盡漫漫。

山中景物最幽奇。祇欠夫君爲賦詩。長憶東風吹女几。瓊瑤交貫碧瑠璃。

寒窗凍坐成何事。趣喚紅粧遣暖寒。卻把吟腸盛美酒。更令柔指撥淸彈。

宿盧村逆旅

夜宿村南貧主人。入門桃李已殘春。無人折贈門前柳。佇立東風獨愴神。

紺碧

紺碧遙空秋意生。深簷當午暑風淸。老翁睡起支頤坐。初聽新蟬第一聲。

眞陽縣畫睡縣舍素絲堂

見君堂下小荷葉驚我客中春已空一覺西堂亭午睡悠悠春夢逐春風

贈圓明老

一粥一齋年已老千經萬論不留心菩提本自非言說默默知師得更深

方丈小山

窗外幽軒數步寬小山幽石對巉岏說知老子婆娑意且作僧房一衲看

秋末圭竇齋前菊盛開賦得絕句時秬出未歸

幽齋誰與破窮愁蜀錦當軒爛不收白帝屬車千萬乘玉輪金轂照清秋

秬移宛邱牡丹植圭竇齋前作二絕示秬秸和

共我辭家似旅人栽培莫怪倍殷勤明年太昊城中色來作齊安江上春

千里相逢如故人故栽庭下要相親明年一笑東風裏山杏江桃不當春

夢靈壽寺

客居有似鴻遵渚鴻渚相看豈有情何事春來頻見夢老僧談笑起相迎

聞鵖鶇

紙窗未白燭微明鵖鶇枝頭一兩聲卻憶去年桃李後淮陽旅舍聽殘更

甯子

甯子陽愚飽諳事。賈生慟哭漫多愁。無言天道何須問。畢竟人間春復秋。

摘芙蓉

今年古寺摘芙蓉。憔悴眞成澤畔翁。聊把一枝閒照酒。明年何處對霜紅。

悼亡九首

菊花還似去年黃。一寸愁心萬事傷。獨立高樓對殘日。秋風吹得淚千行。

遙夜新霜凋碧槐。三更寒月滿堂階。美人化作秋風去。只有秋魂夢裏來。

千行垂淚對風烟。萬事傷心兒女前。曉鏡不須催白髮。潘郎秋鬢久蕭然。

曉梳零亂髮星星。病眼昏昏怯夜燈。烏几素屏雙草屨。百年從此學山僧。

新霜已重菊初殘。半死梧桐泣井闌。可是神傷卽無淚。哭多清血也應乾。

亦知存沒等浮雲。鮮笑多悲失道眞。卻恐荒唐齊物叟。鼓盆眞是已傷神。

山僧老去久忘情。笑我多悲白髮生。爲道人間具煩惱。早來林下共修行。

嵩陽道出建春門。同入西都四見春。誰謂回頭隔存沒。斷腸今作獨歸人。

欲治煩惱更無方。只有頭陀理最長。不待存亡始知夢。故應交臂已淒涼。

柯山集卷二十七

同文唱和詩

欲知歸期近呈天啟

未

欲知歸期近屈指不滿手豈無兒女心惜此良邂逅蔡郎吾未見心已想雄秀那知風雨夜聽此龍劒吼八荒一驥子萬馬空在廐鍾山淨名老爲子不惜口頗聞國士薦固自君所有惟應功名地他日容老醜

蔡肇

欲知歸期近朱墨復在手出門豈無時官事少邂逅張公晚定交千仞仰森秀華堂耿青燈夜半獅子吼眞龍服內閑爽氣凜羣廐新詩陳五鼎斟酌皆可口光華委行色于我亦何有緘藏不知報刻畫無鹽醜

鄧忠臣

欲知歸期近行行重攜手掖垣隔華省明日難邂逅作者六七人崢嶸竦神秀藏蟄龍虎姿風雲卽騰吼嗟予自遲暮老驥伏閑廐奪珠不量力攬臂犯牙口平生辛苦行何足爲已有正似逢毛嬙歸憎孟光醜晁補之

眉山見張侯心許出一手臨川得蔡子千載慰邂逅鄧君起南國磊磊看三秀譬如黃鍾陳我尚瓦釜吼欲知歸期近喚馬牽出廄官醪持餉婦傾瀉僅漬口千章輸明堂勿問草澤有羣公自凜凜冰鏡照妍醜

初伏大雨戲呈无咎

耒

初伏炎炎坐湯釜長安行人汗沾土誰傾江海作清涼元雲駕風橫白雨普陀眞人甘露手能使渴乏厭膏乳且欲當風展簟眠敢辭避漏移牀苦清貧學士臥陶齋壁上墨君淡無語翰林但解嘲苜蓿彭宣不得窺歌舞聯詩得句笑出看策馬涉泥歸閉戶牀頭餘榼定何嫌窗外石榴堪薦俎

補之

蓬山西鄰九軌路三月街晴葉吹土直廬鑿牖面宮垣青壁嶄嶄看垂雨殿角風斜碧瓦寒翅溼蒼鳶不能乳卻思窮巷亦可憐一掃蚊虻通夕苦鬱蒸書課未須忙午漏客休聽天語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雞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曉堪行笙歌涼月聞千戶但憂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俟歸俎

曹輔

火焚眞金融作暑南風無聲蒸厚土省門下馬不讀書急掃藤牀臥聽雨朝涼已覺飯有味紫盌新茶如潑乳天工未費一杯水已變炎涼異甘苦晁侯笑顧北窗竹知君吟詩得佳語忽驚秋近梧桐落未厭野潤商羊舞快洗晚空作晴碧三更月華清萬戶不怕泥深滑馬蹄更自無金謀燕俎

忠臣

大明放朝官避暑長廊翛翛絕塵土漢家宮殿敞千門紫閣拖雲灑甘雨雷欣電笑洗蒸鬱蕩蕩青天滑流乳憶昨三年田舍中六月正服農家苦豈望生還直舊廬得見張晁說新語初聽釣天驟竊忤正似聲聞躩起舞喜乘初涼與晤歌不憂庭潦墊垣戶徑攜斗酒相就醉更置雙鯉充君俎

汗流龜趺如炊釜蜉蝣飛空蟻運土眼看纖雲上太清曾不崇朝八荒雨金柔火老旱太甚咀嚼冰雪如餳乳豐隆列缺及時來蒼生解除焦焚苦張侯不辭茅屋漏倚柱長吟可人語愛君豪猛爲君和初撫劒歌終起舞城南酒壚醅新撥不獨黃公當門戶滿沽鴟夷極歡酌抽摘園蔬供鼎俎

突冷塵魚生甑釜十年都城困風土不辭揮汗過三伏敗屋怯聽滂沱雨張侯作詩召清風渴讀如飲雪山乳笑我形容太瘦生我亦悔前用心苦晁子迭唱亦起予兩人終日同堂語奈何拘學技藝窮跛鼈欲趁躒躒舞魁然閘腹貯文史朝來氣爽寬酒戶爲君急直槎頭鰛縷翠霏紅落雕俎

神龜不識烹魚釜生潛深淵長黃土誰令誤落魚網中白晝冥冥作雷雨嗟予幡然別舊隱空巖無人滴鍾乳松菊滿山胡不歸顧同妻子忍攻苦長歌漫漫何時旦起坐中夜私自語茅茨十九漏如注誰知華堂醉歌舞山中吾廬歸去來峯插翠玉朝高戶注目操刀必割時尸祝何煩越樽俎

壁

城中鼎食排翠釜羊胛駝峯賤如土青衫學士家故貧斗米束薪炊溼雨縱橫圖史照屋壁呫嗶詩騷從

稚乳。省中無事騎馬歸。雨聲一洗茅簷苦。急呼南巷同舍郎。聽我臨風有清語。且貪青簡事文章。未有黃金買歌舞。往來詩卷牛腰許。太羹元酒竝在戶。吾詩老澀邀使前。正坐可口收艱俎。

贈文潛

肇

張侯胸中包覆釜。百里奔流無寸土。元蛟白鼉有時作。一洗乾坤三日雨。詩雄變怪有如此。震動猶能止啼乳。已傾太白酒船空。更壓少陵飯山苦。昨朝東門同拜敕。玉齒猶殘道中語。閉門十日無一事。坐對空庭秋葉舞。何時御史出霜臺。便假前騶辭棘戶。城南邀我倒餘樽。紫栗黃橙已登俎。

答天啓

耒

黃鍾無聲登瓦釜。蔡子青衫在塵土。逼人爽氣百步寒。知子胸中有風雨。三年河東走鐵馬。絕口魚蝦便酪乳。歸來萬卷付一讀。不覺兒曹用心苦。周瑜陸遜久寂寞。千年北客嘲吳語。莫徒彩筆雲錦張。要是寶劍蛟龍舞。天兵百萬老西北。快馬如飛不出戶。看公大纛出麒麟。走取單于置刀俎。

和天啓贈文潛

補之

蔡侯飽學困千釜。濯足清江起南土。放談頗似燕客雄。快奪范睢如墜雨。東城擒豜未足論。柏直何爲口

方乳蔣侯山中伴香火三年不厭長齋苦平生豪偉有誰同要得張侯三日語晝閒那自運甓忙時清不用閒雞舞桓榮歡喜見車馬書册勤辛立門戶要當食肉似班超猛虎何嘗窺案俎

再答

肇

羌兵昔出皋蘭路欲鏟新城無聚土烟烽照夜氣如霞鐵馬連羣歕成雨東西兩關同日破股掌嬰兒絕哺乳鼓聲十日拔帳歸至今猶說防城苦當時諸將無奇功不敢彎弓向敵語橐駝西來金帛去孽狐小鼠猶跳舞王師八月盡防秋惴惴軍輿恐編戶腐儒不用輒憂邊廟堂有人制樽俎

呈鄧張晁蔡

輔

都城薄蒜纔三釜白髮朱衫汙黃土九人同日鎖重閽一夜濤聲卷秋雨投身雖喜豪俊窟刺手如逢虎方乳鄧侯相逢十載後清骨巉巖詩思苦張晁自是天下才黃卷聊同聖賢語蔡子彎弓欲射虎拔劒酒酣時起舞何當連袂上霄垠速致時康門外戶病夫行矣老江湖尸祝安能越庖俎

余幹

可畏日輪如赤釜賴有羣仙司下土稍從寥廓踊濃雲旋向塵埃灑甘雨松蘿既女更施澤山木欲童俄得乳馬牛暫息要途勞魚鼈頓舒炎海苦野鶴那虛屋上鳴穴貍不繆山中語清風豈假白羽搖輕汗寧

沾翠綃舞已憐爽氣滿襟袖更喜餘霞照庭戶後朝便是閱英才爲指衲幪設千組

次韻呈文潛學士同年

柳子文

才堪斗量君獨釜年少登瀛脫塵土重闈幾日鎖清秋酬唱新篇亂如雨讀書相逢十載前君家酥賂和腐乳案此下原闕苦字韻二句晚將衰颯奉英遊漫記雪窗邀夜語平生意氣杯酒開我醉狂歌君起舞卽今頭白老青衫但期教子應門戶燕頷從來骨相殊看君鼎食羅五組

用俎字韻呈楙年

肇

墮竈一言能破釜魔界掃空成佛土鍾山道場天所開萬壑千巖散華雨白衣居士演眞諦江海滔滔流法乳自從玉髻飛上天妙緣誰救諸有苦我昔南行入定林水鳥松風能妙語六時天樂彩雲飛百丈寒江翠綃舞此地知君曾著力雷作彈指開塹戶空山蕙帳盍思歸秋末晚蔡行可俎

次韻天啓戲爲禪句之作

幹

一片木柴投向釜不是知音色如土道途漫用運三車根性終然資一雨相逢儻獲箇中人涓滴何辭比驢乳善才童子天質奇拋官遠遁修行苦果向北山曾遇人便解捐書尋一語而今脫卻七斤衫相見山

山催作舞秋闌何幸相握手未厭夜深來叩戶莫愁客至將何待臥有眠牀飢有俎

上呈子方鄉丈

肇

西方殘寇魚游釜往歲天兵收境土軍行旱海口生烟沙井無泉天不雨將軍意氣吞八荒欲入涼州傾馬乳堅城不下河未冰幕中稍覺從軍苦曹侯獻計取東關帳下選鋒同此語歸來塞色侵鬢毛聯翩始閱交衢舞不學行閒妄校尉盡斬孫歆封萬戶人生富貴有危機寧肩不願加雕俎

次韻答天啓

輔

天兵連營十萬釜烈烈威聲震西土崑崙月窟掃欲空豈止斯民被時雨賀蘭狡兔遁三穴黃口嬌雛未離乳臨機一失挫銛鋒誰願忠言如藥苦吾卿蔡子喜談兵早歲曾過阿戎語逸才自擅鸚鵡賦高韻仍爲鵾鴒舞方略應須敵萬夫徒擊韓嫣笑當戶正宜弱冠請長纓繫取單于置高俎

曹子方用釜俎字韻賦詩見遺予洎張文潛晁无咎蔡天啓因以奉酬并示四友

忠臣

長愛陳思詠其釜幾年不見徂南土竭來相逢翰墨場夜窗共聽空階雨躍馬蔡卿能腐肥好書張侯期飲乳晁令知從博士遷智囊不厭傳經苦于茲邂逅如夙契睠我劬勞勤晤語詩成乍變龍虎文筆落更

驚鸞鳳舞．我將隱遁山林姿．公等整頓乾坤戶．分同尺鷃搶榆枋．難使犧牛登鼎俎．

柯山集卷二十八

同文唱和詩

考校同文館戲贈子方兼呈文潛

補之

二十年來曹子方。新詩曾見未能忘。多才善謔稱物芳。吳娃席上呼作郎。幣然何許歲月長。只今未老毛髮蒼。自言逢掖非昔狂。傳經華陰夫子堂。何曾騎馬身挾槍。詔隨上將西擊羌。董蒲跗注謂我臧。夜行馬頓飢無糧。鼓鼙驚谷騎卷岡。吏呼馬微醉在牀。前鋒奄至靈武旁。中堅不後無敢驤。城門三日牧蔽隍。百駝載笥千橐裝。旌旗立壘烏揚。還軍不省一矢亡。坐師無獲勞不償。鐃歌入奏虛錦囊。秋風鱸魚思故鄉。銳頭宜董鸛鵝行。得官猶領萬騶騵。王城對巷如參商。那知連月居茲房。稱多量少非我長。羣公古鏡懸秋光。閉門飯飽庭葉黃。秋盤登兔官酎香。吳音訛變雜秦涼。令壺老柏笑覆觴。淹留平日夢欲翔。得君可樂殊未央。人生傾蓋何所望。結交松柏要冰霜。中天號出玉璽章。青驄御史騰康莊。歸期屈指未可忙。聞君況有夢虺祥。生女不惡嫁隣牆。掃軒留客具酒漿。與君更約城南張。

忠臣

五年坎壈哀南方江湖魏闕兩相忘洞蘿巖桂搴孤芳月潭風渚儔漁郎單閼孟夏草木長望都樓觀鬱蒼蒼原注忠臣癸亥六月以家艱去國丁卯四月還省誰令焚芰辭楚狂復來上君白玉堂黃門戟曜羽林槍未央引籍班氏羌雲屯錦簇馬斯臧大官日膳瓊爲糧追隨威鳳鳴高岡豈敢偃息復在牀投鉛歸休下殿旁衛士傳詔來如驤館閭闔外西城隍書橐迫遽不及裝籲俊士集要言揚得弓勿問何人亡趙璧既入秦城償頸脫喜見錐出囊同人于野不擇鄉義義羽翮整顏行天閑玉勒皆驌驦伯喈懷賧望金商原注天啓魁梧奇偉值子房原注文潛令數家術應帝王原注元咎三英粲粲日爭光我輒與之較雌黃芳菲滿室蘭生香坐堂月久秋氣涼將軍思歸歌撫觴原注子房倚梧目送雁南翔想見葭莩水中央洞庭河漢遙相望香楓葉老赤染霜感慨少日七步章長安城西約鄭莊原注予與子房无咎文潛天啓嘗有此約牽率不往有鹿忙人生可意皆吉祥快馬劃過小苑牆入門爛醉銀餅漿秦箏趙瑟喜高張

次韻无咎戲贈兼呈同舍諸公

輔

少年落魄走四方看山聽水興難忘深林誰復知孤芳十載江湖稱漫郎紫溪風月幽思長綠水如鏡烟蒼蒼追隨豪雋多清狂春風爛醉胥山堂下瞰羣峰聳如槍吳儂棹歌笛弄羌攀蘿捫辟疲獲臧經旬選勝行齋糧客見經臺倚高岡共臥明月吟胡牀投身忽落崑崙旁征西萬馬隨騰驤官軍夜半填賊隍食盡師老催歸裝將軍數奇漫鷹揚斬捕不能酬失亡曲突徙薪語莫償幕中病客非智囊扁舟夷猶憶吳

鄉。晁侯平日丈人行。生駒今始見驌驦。伯樂一盼過老商。恐是稟質蒼龍房。九工吳語放降王。叔敖抵掌對燭光。秋英落盡金鈿黃。玉甕浮春醅發香。九天廣樂來新涼。談笑聊此共一觴。天衢六翮將翱翔。正值羿彀游中央。我老委翅無復望。洞庭橘熟千林霜。行當拂衣解銀章。買取百花洲畔莊。世外日月何曾忙。翛然一室生吉祥。車馬還能過我牆。夜具茗飲與蔗漿。更看君詩雲錦張。

敬用无咎學士年兄長韻上呈子方太僕鄉丈

肇

兩河郡縣淪西方。西人思漢今未忘。果園蕪沒白草芳。原注。靈州乃赫連勃勃果園。旃裘戲馬誰家郎。車箱峽口澗谷長。旄頭倒挂回穹蒼。王師西出討猾狂。六花簇壘來堂堂。前鋒銳頭臂兩槍。伏姦謹索收生羌。天聲隱轔搖姑臧。奇兵繚背斷饋糧。決河有聲如壞岡。城頭擊鐘聲殷牀。萬甲幾欲漂無旁。雖有伉健誰騰驤。一夫不敢陵彼隍。馬首欲東促歸裝。絨胸有策鬚眉揚。歸來恍恍若有亡。劬勞有日何由償。戰鞍挂屋尋書囊。日隨飛鴻思帝鄉。彭城老將官橫行。幕中市駿收驌驦。射堂兩部奏清商。應弦破鎩如鋒芒。原注。劉渭州射爲天下第一。笑談斥土羈名王。畫圖遣奏朝明光。詔書留典眞乘黃。錦韉玉勒春風香。平池老柳高雲涼。神駿在目豪吟觴。跨下蹀躞驚鳧翔。皇居九衢天中央。我時項背聊相望。西城九月天隕霜。夜談關塞評文章。微言竊比惠與莊。和詩脫筆覺我忙。視君韜養壽且祥。功名有來成堵墻。勿憂寒暑敗玉漿。韔弓箙矢用則張。

无咎兄贈子方寺丞見約出院奉謁復用原韻上呈子方兼答无咎見及語

未

曹侯驥骨雙瞳方。流沙萬里志不忘。讀書故山蘭蕙芳。咳唾不顧尚書郎。參軍朔方試所長。奮鬚決策服老蒼。願得一索縛狡狂。凱歌揉馘獻明堂。黃河東峙萬旗槍。義渠竟失先零羌。坐師失律無否臧。但恨不取東關糧。黃君詩力回魁岡。十客未得一登牀。攜君秀句展我旁。草書紙上蛟龍驤。謂我君舍城東隍。年來長嘯棄軍裝。載酒欲訪執戟揚。休日出門如瞩亡。坐令耿耿願莫償。紫衣宣詔褅被囊。獻書貢士學與鄉。羅庭充屋書萬行。風騶霧轂簡驕驤。考評唐虞論夏商。相過近如蜂隔房。君家八斗陳思王。千年門戶有輝光。任城健將獰鬚黃。猗蘭之苗不敢香。家人寄衣秋晚涼。滯留華館付杯觴。天高月明新雁翔。明燈高談夜未央。屈指計日引領望。來時汗流今雨霜。重門事嚴御史章。賴君諧捷解色莊。還家有日忘用忙。眉間黃色是何祥。晁侯約我走門牆。但無閉關休饋漿。莫以獸微弓弗張。

復用方字韻奉贈同舍愼思文潛同年天啓

補之

平生敦子天一方。今夕何夕情難忘。荷衣攬蕙氣芬芳。册府南公同舍郎。崑崙方軌萬里長。西城卻望天蒼蒼。秋庭風雨翻幕狂。夜語蔡侯同一堂。張侯老筆森矛槍。文詞楚些遺騷羌。胸中水鏡誰否臧。學三百困羞裹糧。思如決瀆萬仞岡。大編小軸山壓牀。城南買屋君舍旁。疲驂日附驥尾驤。我慚昧道由四隍。人

如燕宋初東裝聽君雄辯神揚揚卻思得一愁十亡鄧侯韞櫝價不償有方未試聊貯囊起家牛斗玉笥鄉鴻鵠早入鵷鷺行和鸞采齊要驩驪一鐸便足諧宮商知君雲壑有松房南陽耒耜心霸王玉池復說夜有光仙人藏丹金鼎黃願分神瀼浴骨香非我其人慙德涼蔡侯發跡江濫觴閉籠祇欲擘海翔此公事業未渠央六奇他日我所望烏號張月刀瑩霜列五單于加印章穰苴何但虛斬莊遭時立志未可忙白犢得瞽寧非祥嗟予企踵不及牆逢君如渴御蔗漿怯雖如鼠猶膽張

敬次无咎來韻抒寫素懷兼呈文潛天啓伯時仲達

忠臣

梁宋吳楚各異方交情一契不相忘況乃顏色瓊枝芳石渠金馬從諸郎我徒瀟湘烟水長江湖飯見山色蒼扣舷弄月浩歌狂竭來濫吹崇賢堂儲胥乍駭綠沉槍擊鼓震聾庸蜀羌爰居受享謀非臧悔辭卑飛斑竹岡終日獺祭書繞牀故山秋菊英可糧西風夢掛南斗旁翠蚪絳蠎交首驤坐看樓闕照天隍壯心鬱律軍騰裝戕弓臥甲氣不揚揮斤欲斲獿人亡劍價倚待風胡償雲閒邂逅得智囊洞庭鈞天奏帝鄉慷慨奮擊萬夫行天路滅沒飛驩驨張侯同聲羽應商蓬萊方丈屋連房海口瀾翻議百王太乙下照青藜光要我挾槧弄鉛黃四庫顛倒翻芸香蔡卿來自安西涼慨慕玉關歸獻觴同官李柳並翺翔鸞和節奏聲央央誰其力薦慰所望九閽白日無雪霜垂光虹霓急草章沉冥清遠兩蜀莊人間勢利本不忙麒麟鸞鸞國珍祥每恨官隔西掖牆可使簸揚挹酒漿不似箕斗名虛張

謹次原韻奉酬愼思學士年友

李公麟

君家祝融水一方平生書闈食可忘雲河漱潤搴瑤芳天帝壁府讎書郎馳騁千載淩子長神清骨秀顏色蒼書淫傳癖笑輿狂十年此會同都堂上樓吟春碾旗槍詩筒吳歙賡楚羌一律校文公否臧日飽大官沆瀣糧朱鸞入網空南岡賢書奏牘紛滿牀朝出粉闈暮帝旁駸駸天路羣龍驤病鴟跕跕乃汙隍白雲隴望因俶裝放歌長林聲激揚佩蘭思馨雖朋亡雲出鳥還聊自償羽扇麈尾隨經囊龍眠乃是無何鄉朝遊不亂麋鹿行歸臥展圖觀驌驦憲貧頌古時歌商徜徉輿罷住雲房焚柏翻經究法王冉冉暗度歲月光山頭草青還葉黃洞明已死閒骨香此志未就嗟涼涼親顛向白每稱觴旨甘鞭後難翼翔竭來竊食天中央古人千歲空相望同文鎖密御史霜得公再集評文章亦說種松輞口莊使我夢蝶栩栩忙便欲負郭占農祥開門倘容倚孔牆想挽北斗下挹漿箜篌更對高秋張

次韻呈愼思學士

子文

咸韶濩武來何方鏗鏘入耳安能忘陽春蘭芷秋菊芳金門詞客青袍郎昭回下燭光焰長深山大澤龍蛇蒼浩歌激烈元非狂正逢聖主開明堂風煙四塞收旗槍舞干兩階臣戎羌喋血拓境謀非臧邊城夜行休齎糧采詩不復嘲青岡蚾蜴戢羽戍婦牀移文北山猿鶴旁渥洼朱龍兩服驤胥靡版築罷浚隍白

環楛矢貢篚裝航海萬里風帆揚旃裘種落嗟脣亡諸蕃入學願可償槐花舉子促書囊成均貢士賢登鄉東門宣詔札十行我慚鶖黠追驨騵何敢望回不及商毛遂未至宗連房賴有墨妙江都王傳模共分此日光驊騮綠驃兩耳黃想見盛踏披天香坐覺暑退秋堂涼拘牽齷齪漫引觴門外烏兔雙飛翔悠悠逝川東未央故山魚鳥空相望鄧侯意氣摩秋霜朝吟百篇暮千章駢羅經史貫列莊落紙但見書史忙孔戁羽儀各効祥鄙夫不學空面牆先饋不用驚五漿烏號耍須賁育張

次韻奉酬无咎兼呈愼思天啓

未

平生結交圓納方過眼十人八九忘皖蘭畹蕙幽谷芳嬾隨家奴諛五郎苦飢方朔身漫長顛毛種種顏欲蒼誰謂勝癡端坐狂清淮之陰一草堂列筆作陣茶森槍絕口平戎與破羌百年如此計亦臧何用竊食官倉糧元黃病足畏高岡但願縮頸老支牀煌煌東壁日月旁神仙鸞鳳爭騰驤萬書落架城覆隍牙籤如雲丹碧裝晁侯再作班與揚正始故在何曾亡江湖十年願飽償夜成七發光出囊蘇公後出長卿鄉爲君吳都無一行原注蘇翰林欲作杭州賦見无咎杭州七術乃止世有伯樂生驨騵肯使弭耳隨鹽商鄧侯楚山深閨房名走上國交侯王朝隨日景夜燈光包攬今古窮炎黃吐詞分葩有國香近君如雪六月涼又似心醉醍醐觴東南蔡子名飛翔同隨天書拜未央瑰奇宏傑萬夫望頰牙凜凜有風霜文如神鼎爛龍章鍾山長齋讀老莊論兵說佛兩俱忙不夸得硯文字祥但願破敵如頹牆我窮乞酒更得漿

仰看三虎爭雄張。

贈天啟友弟

未

桑弧蓬矢射四方。嬰孩立志長可忘。莫學兒女漫弄芳。豪氣當視交河郎。邊城入望千里長。臂韝時架角鷹蒼。搏捷仍放韓盧狂。鷹鶚日暮隨登堂。往來絕藝精飛槍。餘勇猶足吞頑羌。讀書誰謂穀勝臧。盛時萬鍾遠餽糧。水輸長川陸登岡。垂弓在囊駑在牀。蔽扞入陣牌居旁。天馬馴工披甲驤。受降濬築修城隍。刀頭不惜千金裝。三十六將皆鷹揚。故境可容尺地亡。子頗自負當夙償。況復武庫蹤書囊。惟我與子舊同鄉。友生固自騰雁行。更欲揚鞭向驌驦。豈但傳經如卜商。不見漢時張子房。身纔六尺佐時王。功業能依日月光。素書一卷初逢黃異時破賊玉書香。當使相繼來西涼。時臣稱賀持壽觴。鴻鵠一舉橫飛翔。光陰應須及未央。案此下脫望字韻一句。不侯可忍點鬢霜。少年天子坐建章。寵待穰苴不顧莊嚴兵待時雖未忙。點酋授首先有祥。王師會看傳城牆。郊迎父老攜壺漿。去病當時凱樂張。

次韻上呈楝年主簿鄉兄

肇

君家晉陵我朱方。君家易知復難忘。十年不見蘭畹芳。青衫翩翩黃綬郎。我遊東南歲月長。江流洶湧山鬱蒼。燭龍東來尾蠆狂。鳥爪眞人坐高堂。山中旛剎森戈槍。道場法嗣通衡羌。大道甚夷車御臧。獨不進

步誰資糧脫身簿領行澗岡青崖結茅雲繞牀飄颻西墮梁宋旁至今夢想猶高驤矧復約子西城隍瓦爐焚夾隨行裝形骸土木神遠揚少狂豪氣今則亡劇談軟語志頗償模寫物象揮錦囊樽前坐我烟靄鄉憐君駭踶未著行側身六合悲驪驎即今文學科卜商赤刀大訓在西房詔書與賢利賓王重闈共此燭燈光肥羊細肋蟹著黃菱蒲生白晚菰香落月動影簾帷涼夜如何其未卷觴座間詩陣鵝鸛翔臥旗蓄銳豈遽央我堅孤壘何敢望降旛欲掛月似霜獨君一掃可得章滔滔筆力抵卞莊兩虎未捽終不忙蜘蛛拂面歸有祥便看大榜挂北牆南城西寺載穀漿背城借一猶能張

次韻贈无咎學士

幹

毗陵城如金斗方往事歷歷那能忘相逢童子佩蘭芳秀發人指誰家郎未幾重見突而長即今不覺秋蓬蒼嬉笑豈復爲兒狂追昔宓子初登堂辭鋒峭拔森刀槍器識沉遠包夷羌陽秋寧肯露否臧有子遊學先聚糧將百里陟岵岡邂逅一揖坐僧牀大辯傾注如無旁天馬方謂先騫驤觀魚誰復駐濠隍瓜期受代垂趨裝當路奏牘交稱揚行將超擢奄云亡坐令志氣不得償傳家豈託錢一囊諸兒經行名州鄉挾書繼踵諸父行旋見天衢飛驪驎論治直要超周商術卑效淺笑杜房況是亨運遭興王致君紹祖邦家光何止追考歸焚黃邃庭朝露明芸香異書滿閣秋氣涼詠歌閒成隨豆觴讀之如欲凌雲翔暫迂大手離未央案此下原闕望字韻一句挈篋來寄深閨霜賓與賢能視文章尊尚周孔摩韓莊搜奇殆有

通夕忙。英遊疑動聚星祥。我歸復翳環堵墻。世味已能如飲漿。義皇上人寒一張。

次韻樗年見貽

補之

平生車軌周四方。結交童齔老相忘。異哉余子久彌芳。吳人猶記稱周郎。河豚入網荻芽長。宜與罷晝烟水蒼。風雩春服眞少狂。不愧戴崇升後堂。原注。時王平父方教授毗陵。樗年所最厚。橫戈筆陣倒千槍。升巒獨步禹幽羌。原注。樗年奏藝開封第一。世儒膠擾何足臧。說食不救飢求糧。瞥思振衣千仞岡。空林無人一繩牀。五車純束不在旁。欲徹梯橙排空驤。鍾山春水遶城隍。從師不憚白笈裝。矢鋒相觸塵不揚。驪黃牝牡若滅亡。子嚴主簿志不償。厭見朱墨紛倉囊。西風雲日思帝鄉。東華拜敕鳧綴行。黃昏閶闔飛驌驦。虛堂節候變金商。閒門蟋蟀鳴我房。吾君仁聖周武王。屏驅虎豹開明光。山龍粉米誰青黃。多儒可贊至治香。園檀山石豈荒涼。潢汙蘊藻須豆觴。願君與偕羽翮翔。賢書盈列升未央。案此下脫望字韻一句。君如病鶻待秋霜。牛衣未可悲王章。公朝道闢五達莊。服裹按節緩勿忙。夢松生腹渠不祥。莫車上傔應循牆。功成歸飲沆瀣漿。發機要若黃間張。

柯山集卷二十九

同文唱和詩

詩呈同院諸公

忠臣

秋日同文館多朋信可依慧鶯還伴宿巧燕自知歸藻鑑由來定翹材未覺稀賢書早晚上拭目看珠璣

秋日同文館朝暉淡淡光聚蚊喧敗帳飛蝠入雕梁香散青綾被詩翻古錦囊羣居有英彥晤語與何長

秋日同文館虛廊日幾回浮花出林杪古檜蔽城隈遠笛悲仍壯幽禽去又來微吟還自喜共和有清才

幹

秋日同文館官寮許暫依衙軒留鶴住楚澤滯鴻歸木選山中勝珍求世上稀清時方物貢寧在篋中璣

秋日同文館與賢道與光雄奇思汝潁浮巧笑齊梁綠醑傾蛆甕青燈折米囊原注罌粟亦名米囊雅談揮玉麈未厭漏聲長

秋日同文館掄才又一回楩柟輸海徼金玉振巖隈富贍看先達清新畏後來百朋行可錫所樂在多才

耿南仲

秋日同文館閒無一事依闕羊誰得雋倦鳥客思歸寢處還相向過從不患稀何當有星聚誰爲問璇璣
秋日同文館戛然觀國光泗濱何限磬岱麓易求梁劒氣頻衝斗錐鋒定出囊顧予甄拙匠操尺預量長
秋日同文館新涼逐雨回棘垣嬰吏局蕙帳憶山隈射爲巧狙發田因文豹來西城隨分鎖夫子室多才

商倚

秋日同文館羣賢道足依心遊黃卷靜目送白雲歸寶玉荊山盡文星禁掖稀原注館閣諸公多集於此
清談欣屢接紛若落瓊璣
秋日同文館雲沈夕照光螢吟階下草螢照屋閒梁臥月搜詩句挑燈認藥囊夜闌獨衾枕歸夢楚山長
秋日同文館愁腸夜九回圖書堆枕畔歌吹隔牆隈宿鳥翻枝去涼風帶雨來新詩勞見寄難繼謫仙才
秋日同文館羣書晝可依衰遲多病在留滯故園歸但怕酒杯滿莫教詩卷稀惟羞狂斐句瓦礫報珠璣
秋日同文館晨暉帶冷光彩雲瞻鳳闕細雨憶魚梁久事班超筆空嗟趙壹囊簾閒坐無語千丈旅愁長
秋日同文館西風昨夜回燕巢留屋角蛛網挂牆隈書任邊韶嬾詩慙匡鼎來人人皆抱璞誰是濟川才

耒

鄧侯讀書室編簡自相依胝手焚膏寫瘡肩滿橐歸業文從古有裁句似公稀欲挈空虛篋從君乞貝璣
鄧子詩成癖全分李杜光楚風還屈宋宮體變齊梁蔡子辨焦尾晁公懷智囊三賢方鼎峙安敢用吾長
原注慎思无咎天啓偶獲同院故云

我媿言詩賜公眞好學回讎書芝閣上藏史楚山隈原注愼思成書多矣把酒論交裏連房校藝來知君懷水鏡依賴免遺才

補之

平生鄧夫子文墨晚相依臺閣佳聲在湖湘爽氣歸原注愼思潭人再入館詩誇束筍密髮歎蒔苗稀勤苦千秋事川明水孕璣

雄深張子句山水發天光黃鵠愁嚴道元龜困呂梁愛君毫穎脫嗟我病傖囊驥尾何當附西風萬里長

蔡侯南國秀經緯耿昭回文史吾生劒風雲蟄起隈吾君求助意之子爲時來萬旅防秋費何如一士才

輔

十歲湖湘客淹留何所依清名漢閣在他夜楚帆歸落日三秋晚浮生一笑稀每煩貽秀句眞似暗投璣

妙論凌朝徹高文敵夜光煇煌照羣玉縹緲絕飛梁得句題青竹圍棋換紫囊相從媿衰朽湖海與偏長

富貴心非願山林首重回拂衣清世外築室白雲隈杜口同摩詰忘形學子來斯游行欲遂聊此接羣才

肇

圖書從所好英俊此焉依奎壁重開照琳琅盡得歸地嚴宮漏轉門掩吏人稀子有詩三百西江咀寶璣

客去衣裳嬾更長燈燭光隨身一書笈貯腹萬雕梁夢舊傳青館封須拜皂囊羽翰從此正天步赤霄長

諸彥聯翻入斯文迤邐回滔滔引溟漲爛爛繚巖隈此地身拘窘他時心往來倡酬眞有味願我獨無才

子文

鄧子知名久秋闈得暫依論文虛以往講道實而歸得句賡酬數忘言笑語稀自慙初學步魚目混珠璣刻意長沙客編書逝隙光朝方登廟器時可詠山梁未用嘲經笥端宜號智囊頗聞窮史學猶想見三長官輟蓬萊直身從帝所回文章孔庭奧事業傅巖隈多士朝廷念諸公殿閣來英雄須入彀應有濟川才

公麟

苦學鄧夫子仁風良可依顏回樂也內曾點詠而歸盛德年彌劭知音貴我稀瀟湘逢此地咳唾得明璣瑠璃墨客堂太一助燈光紬史探金櫃摛詞和柏梁近傳江彩筆遠緝漢珠囊吏部文難可猶稱萬丈長共校南宮藝多年復此回羣賢主堂奧一榻占廊隈步屧朝隨逐詩筒夜往來故人情不淺無乃困慳才

秋日同文館詩

忠臣

秋日同文館分場試未齊借書窮石室刊字費棠梨想見英雄彀誰當甲乙題喜陪羣彥集通籍在金閨

秋日同文館來游翰墨場預聞周俊造多有漢文章蘭室依新潤原注：與文潛无咎天啓連次芸書識舊香逢辰強思報矯首詠明康

秋日同文館晨興不待雞耽書迷甲子行樂任東西靜對庭柯眄閒常柿葉題相期放朝後連日醉如泥

補之

高堂置書几連幕與雲齊暑服猶便葛秋盤已飣梨官醪聊且醉古錦不成題空對燈花喜重城隔夜閨輟直讎書館連裾校藝場騰驤來萬里挺拔出千章直釣何妨得餐風未必香搜才賴公等要助俗成康憶我蓬萊閣同聽午唱雞星辰望天北簪組隔城西幾日宣魚鑰長驅響月題更憑催鄧子要剸玉如泥

耒

騎列千牀直雲羅萬卷齊舒妍交孔翠爭味雜柤梨白日諸侯貢青春天老題秋清文酒健莫歎羽林閨聲鳴皆出谷翥距各爭場鐵網收明月霜鉾倒豫章湛恩終錫宴優禮合焚香最苦讎書客消愁賴杜康六街分夜鼓鄰屋報朝雞寒引秋初老天將斗轉西滯留聊飲酒談笑亦分題須信家居樂休嫌窮巷泥

肇

清月看初滿黃花吐未齊小山思隱桂大谷憶佳梨節物信可美詩騷慵自題長年諳獨宿聽雨閉秋閨匝合青雲幕從橫白羽場誰矜李爾對吾念斐然章名淡隃麋牓衣飄月窟香春風馬蹄疾鞭帽散平康萬里夷王子曾聽若木雞泛舟滄海外授館國門西琛幣來重譯車書想舊題蒼梧弓劍冷雲雨泣芝泥

原注：試院乃館高麗使客。

閴寂同文館秋英綻欲齊禪庖分白乳仙果破青梨琴理將忘曲詩探未賦題清歡在文史誰復夢重閨明時勤選擢閒設譽髦場該學添三傳微能及九章靜無桃葉唱清有菊花香解我幽憂病惟應賴杜康鵠卵因時化如何赴越雞逸羣來冀北扉氣入淮西盛事兼三物浮詞斥百題愼須精藻鑑寵辱異雲泥

倚

秋日同文館高堂燕集齊杯盤供魯酒殽核有張梨揚孟持新論韓莊鄙自題須知宗匠手文采冠朝閨
秋日同文館何人獨擅場養我方在沚琢玉已成章筆列千鋒陣庭焚一炷香得賢從自始豈特致民康
秋日同文館棲林看晚雞斗垂宮殿北月轉戶庭西酒勸杯中綠詩分燭下題何時還九陌細雨莫成泥

南仲

詔命連催發英髦一日齊周瑜醞似酒崔遠爽于梨高館清無夢寒燈坐賦題還同宿山驛風雨閉重閨
槐市任花黃賡歌且闢場醒心流水曲警耳白雲章冷竹枝枝翠芳蘭葉葉香滿前皆俊彥何但有三康
翠幕春雲合登場看舞雞冥搜人不到警眄日沉西曹學愁精鑑英材喜巨題何人當首選雙觜起蚖泥

子文

磊落羣英集崢嶸逸氣齊捷機聞墮竈妙論及交梨庭木何年植窗塵異域題原注高麗人館此書字尚在獨憐車馬散寒月滿宮閨
嬾散江湖客秋深念滌場端宜返田里安敢論文章山塢橙應熟霜籬菊正香行歸招隱客鼓腹詠時康原注卜居南徐有招隱鶴林之勝
國器來金馬儒冠萃木雞勝心羣逐北銳氣鼓爭西海嶠鵬程急春風雁塔題應思連夜雨車馬六街泥

公麟

鎖寂身如隱幽清物向齊忘憂經露菊蘇肺到霜梨白髮資談嘯朱籤歷品題賢書天下望鵲喜徧深閨
呦呦鹿鳴野皎皎白駒場朋盍連茅茹文程琢玉章門通三級峻桂露一年香慶及飛龍旦同歌庶事康
寄棲容幕燕覆蔀等醯雞欲雨風多北窮秋日易西官書便夜讀家報索親題早晚騶騑入重門折印泥

輔

別館朋簪盍華堂燕俎齊手香思露橘齒冷怯冰梨桐影迷金井苔痕上壁題共憐今夜月亦解照秋閨
平生詩酒興縮手少年場誰敵江河量爭看錦繡章論才皆國器滿袖尚天香欲寫宏文士風流有長康
開口曾吟鳳臨池豈厭雞詩豪杜工部墨妙庾征西歸及黃花在能忘彩筆題醉游須爛漫莫惜錦障泥

未試卽事雜書率用秋日同文館爲首句

忠臣

秋日同文館沈沈鎖棘闈捲簾襟乍快敧枕夢先歸驟雨憂環堵回風喜袂衣十年經五試撫事意多違
秋日同文館人閒景自長重簾朝氣入嘉木午陰涼朝市喧聊避山林興未忘頻添繞爐水還與試香方
秋日同文館重門靜不開雲隨鴻影去風送樂聲來插架書千軸論文酒百杯晚花陳葉滿還是作愁媒

未

邃館深魚鑰華堂靜鎖闈每勞蓂作伴不與燕同歸古棟蝸成篆空牆蘚作衣寂寥還泛菊九日莫相違
名自諸侯選功收一日長文章雜蛟蚓丹墨有炎涼平昔曾充貢酸寒未易忘書生成底事飽死笑東方

倦枕愁霜苦晴窗宿霧開幕雲當晝合袍雪與風來元日彤庭宴春風曲水杯何須戀楊柳聖世要無媒

原注唐無名子有不第落句云早知不用無媒客悔別江南楊柳春

肇

翳翳雲生樹翻翻風動簡高秋忽如此吾黨苦思歸極目愁關塞侵寒寄褚衣少年眞喜事回首壯心違

物色清秋逼官曹靜夜長華星披夕靄皓露洗空涼律細詩難繼禪心夢易忘依稀貪佛日香火宿諸方

取士魚鹽出傳經戶牖開驚濤簾外起驟雨筆端來人競懸金鑑書方貴玉杯太平元有象勿遣賦良媒

補之

風雲日夕改秋氣襲堂闈映葉無蜩響依叢有蜨歸官壺催賜酎鄰杵急成衣留滯眞何補蓴鱸興又違

氣入中秋勁更傳五夜長青燈蛾舞急白日雁啼涼羈旅生應慣淹留久卻忘吟詩酬鄧子畢昴出東方

前世諸生選平居數路開鄉閭自相與巖穴亦時來射雉空亡矢爲蛇更奮杯千金曾市骨聊用作龍媒

幹

零露沾明砌淒風入遂闈添愁螢勸織驚夢鳥催歸哀調孤吹笛寒聲遠擣衣飄蓬雖已久今夜覺分違

引類憑先進搜材及寸長隔簾愁晝暝隱几怯秋涼化力人難測機心我已忘封侯良可待誰有不龜方

簾幕深常閉門庭閱未開愁將河女隔喜見月娥來騷客吟冰柱仙官醉玉杯蹇修那可得笑齒竟誰媒

倚

氣候逢秋晏蛩鳴入戶闌簷空看雀鬬天闊暮鴉歸風急飄庭葉寒先著客衣重陽故人酒應念賞心違

門梁塵市遠幽寂與何長徑菊晴披豔窗風晚逗涼聖經閒裏醉塵銷夢中忘更苦年來病時看肘後方

旁舍迴廊接重簾晝日開鳴蟬隨雨退疏雁拂雲來吟與降難韻羈懷寄淺杯驚颸漸淒緊又欲作寒媒

子文

虛廊空白月燈火閉重闌思苦詩難斷更長夢易歸徒勞爭墨牓須信有朱衣原注朱衣吏事見登科前定錄萬事前期定升沈不爾違

一一聽宮徵銖銖較短長品題分玉石得失異炎涼中的非無術知音豈易忘魚龍頭角老變化更何方

萬戶爭看牓三年此一開異時千載遇此日四方來價重連城壁珍逾羽化杯山梁欣有獲置網豈須媒

公麟

葉乾風索索霜月到書闌枝並鷓鴣宿牀吟蟋蟀歸幽人知坦履游子念縫衣暗喜還家近承顏慰久違

莫以多爲贅須知寸有長拾才何濟濟顧我獨涼涼雷雨龍皆起江湖魚兩忘攀依聊假手賢立本無方

今朝庭鵲喜燈爲一花開側指皂囊去轉頭驄馬來新橙家斫鱠殘菊客浮杯樂事連休日須憑酒作媒

南仲

敗葉掃還飛秋容肅粉闈青錢如已選白璧會須歸燕坐書橫案孤吟月滿衣還同潘散騎魚鳥性都違

大軸累千箱鳧中見鶴長靜臨窗几讀爽入肺肝涼誇詫爭求勝疲勞忽自忘由來京邑貢正合冠多方

藹藹儒冠至恢恢賢路開才須金鑑別人自玉方來謝客書千卷嵇康酒一杯如君富術業當與雉爲媒

輔

空庭秋色晚風露入重闈白髮已無數故山猶未歸江湖千里月砧杵萬家衣把鏡西風裏低回志願違

鄧子詩成癖苦吟秋夜長江山得奇秀風月借清涼郢曲高難和騷人興未忘從君乞餘教換骨有仙方

驄馬何時到重闈計日開迎門稚子笑載酒故人來休沐猶三日狂歌且百杯祥麟秋苑靜更約看龍媒

天啓有少年眞喜事之句用其韻和

忠臣

慷慨論邊事飄蕭動禮闈貴須金印綰老要玉關歸食酪便檢塞鳴鐃慣鐵衣懸知雄辯在志願未應違

詩呈同院後至諸公

忠臣

秋日同文館飛章待報回絲綸先日降鴻鷺忽朋來諸彥俱精鑑微生亦濫陪紛紛五千牘誰定冠倫魁

子文

秋日同文館中官押八回西風初雨去明月爲人來藻鑑憑君許賡歌媿我陪相逢已忘寢坐見斗移魁

向案此人姓闕

秋日同文館英遊賜與回搜才推藻鑑明試副招來玉塵聞餘論金樽喜屢陪歸鞍期早晚斗柄指天魁

輔
同文秋日半簾幕燕初回議論皆先覺衰遲媿後來文衡那敢與談柄且容陪誰掘豐城劍光芒徹斗魁
公麟
秋日同文館凄風動九回氤雲收暑去一雨送寒來猥與英躔接慙非藻鑑陪雍畿茲籲俊元祐看新魁
肇
文書汗牛馬棟宇切昭回剸玉君曾試吹竽我亦來鑒精眞有賴詩妙不容陪只憶歸山去霜畦斸芋魁
耒
驄馬嘶將近天門報欲回妻孥憐別久鄰里問歸來左學徒仍在原注嘗官太學西城宴許陪腹毛何足
問奇捷看渠魁
聞愼思話舊隱用回字韻
補之
聞在豪塘隱松林日百回當年鹿何往異世鶴歸來未許茅齋竝終期蠟屐陪丹留杉不死夜氣看星魁
原注愼思家此湘豪塘嘗陶淡隱臨山嘗養一白鹿蓋乘鶴仙去藏丹于杉今大十餘抱矣
詩呈同院
忠臣

秋日同文館論交手重攜越秦常恨邈李杜豈堪齊尚喜新知語閒思舊句題千年勞夢想同直集英西。

溫益

秋日同文館文編亦共攜升沈都莫問榮辱已能齊酒美何妨醉詩成強自題從容約歸日訪子省闈西。

愼思說家山之勝用其語得詩

肇

江清石磊磊野曠竹修修此地有茅屋我行尋白鷗分留須物色來往更風流相對黃塵夢詩成擁鼻謳。

忠臣

野橋隨岸架茅屋倚林脩木落吟霜狖雲晴舞雪鷗山屏當戶列瀑布入溪流只合樵歌唱何因得蔡謳。

柯山集卷三十

同文唱和詩

初入試院

忠臣

東門驄馬止行行。被詔秋闈閱俊英。三島隔雲天北極。萬燈明路國西城。人閒聊假詩書樂。地遠還聞市井聲。一夜涼風起閶闔。月中應有桂枝生。

孔武仲

十載江湖萬里行。偶來西館閱豪英。雲龍九闕晨書詔。燈火千門夜出城。瀟灑庭除當月色。稠重幕帟斷人聲。年家兄弟今同舍。曾見河南起賈生。原注。愼思被薦廣西。先人爲轉運判官。有詩餞行。

補之

官局悠悠共此行。來時庭菊未含英。五更脫葉驚書几。一夜寒砧滿禁城。詩似涼風凄有興。酒如清露浥無聲。何時驄馬催歸去。更看林端魄一生。

耒

莫歎忽襆被行。賴逢數子美如英。已看明月同爲客。應犯初寒復入城。白日有書追睡思。青燈無夢聽秋聲。直無剔甲逍遙地。幾日疑公太瘦生。

子文

登然誰復喜斯行。開豁拘懷賴俊英。上國擢材初改轍。衆心督戰亦乘城。何時奏籍瞻霜簡。且復安眠聽雨聲。異日儻容休沐會。未慙相約太癯生。

公麟

敕使書囊閒隊行。聚星深館粲諸英。雲隨襟袖來蓬島。香散房櫳宿化城。振鷺充庭天有幕。珊瑚入網海無聲。範模一世尊先覺。況此題評慰後生。

倚

承詔掄材敢倦行。廣庭深鎖待羣英。分場自敵三千客。決勝誰降七十城。夜案尚聞塗卷筆。曉星方聽讀書聲。原注。每早常聞无咎諸公讀書。歸時還有黃花否。已覺秋風滿袖生。

幹

江南嘗應檄書行。多向西風拂露英。薄暮解裝融祖寺。原注。去年八月檢潦。嘗宿牛頭山祖堂寺。法融禪師坐禪處也。侵晨揮策楚王城。原注在宣州東。前年歙州考試時曾遊過。明蟾又見中秋色。哀雁仍聞半夜聲。懷舊感新搔短髮。歸時應有二毛生。

南仲

昭回雲漢九天橫。冠帶祁祁盡俊英。梁國有珠光照乘。趙人懷璧價連城。道山邃處分羣彥。文律持來考正聲。秋晚定知誰入彀。叔通還進魯諸生。

肇

千門鑰入斷人行。禁漏稀微出邇英。齊拜敕書期老伏。竝驅騶馬出西城。誼譁燈火看如夢。關鎖官曹祇寄聲。聊付能詩破羈旅。詩成冉冉又還生。

試院卽事呈諸公

幹

去家策馬上長河。逆旅光陰忽忽過。陳迹不堪追放浪。新才仍復委搜羅。雅談幸有青雲士。佳句寧無白雪歌。此興非憑吟笑遣。未應能奈客愁何。

武仲

衡門咫尺限關河。此地平時匹馬過。欲把塵埃補山岳。甯辭羽翮置羅華。堂翠帟供閒燕。明月清風伴嘯歌。擬寫秋容須筆力。新詩句句似陰何。

補之

天街初月映天河。拜敕東華走馬過。解榻暫如龜遇木。閉簾還似雉嬰羅。倦依書册工催睡。悶倚詩篇足

當歌可待紛紛厭朱墨晝閒惟有飲亡何

耒

天街落日走鳴珂咫尺衡門不許過催去據鞍猶鶴望爭觀夾道已雲羅奏篇定有凌雲賦招隱今無扣角歌最苦清秋孤美睡通宵三問夜如何

子文

高談初喜聽懸河未厭鄰房日夕過蝴蝶乍回塵外夢蜘蛛看結雨中羅銀袍校藝觀勍敵玉帳收功聽凱歌共是當年廷試客鎖闈今日合如何

公麟

盡簪聞善若江河簾幕疏閒笑語過月照飛牋穿戶綺風生揮麈動衣羅已將英彀收三俊更賦離騷續九歌涼夜沈沈清不寐空庭無奈葉聲何

忠臣

俊遊常恨逸山河邂逅文闈得屢過朱簿分明俱鼎立墨圖仵位看星羅人閒戶牖還相近朝得英材信可歌雙鑰重關非不密只應無奈夢魂何

南仲

重門鍵鑰阻山河賴有良朋不厭過唾落如珠傾巨斛袂揮成幕散輕羅慙分處士吹竽俸漫學東人掩

鼻歌笑語哄堂俄又夜客愁還奈我曹何

倚

風生簾幕撼屐波況値清秋一半過堂上簪裾方鶩集案間圖史已星羅東籬採菊朝嘗酒北里吹竽夜聽歌早晚奏名聞黼座望中無奈白雲何

再呈愼思諸公兼以言懷

倚

南窗寂若隱山阿時枉金門步見過談笑且看揮麈玉篇章寧惜灑牋羅已羞軒冕嬰身住更問功名撫劒歌賒得凉秋好風月不成吟醉奈愁何

忠臣

秋闈深鎖覺愁多賴有英遊玉趾過日望高樓吟楚澤夢隨明月到湘羅原注湘羅予家所在南宮曾看揮華藻西館還來共笑歌六稔飛光如過隙人生誰奈老催何原注君平宣義登科六年矣

試場未動文書靜官舍相聯步履過千丈蒼波爭倚薄十圍便腹有森羅登臨已結騷人恨塡委終翻勞者歌後夜中庭佳月色惟予不飮奈明何

重九考罷試卷書呈同院諸公

忠臣

題徧朱籤棟宇充燈窗長聽景陽鐘昏眵直要金篦刮黎瘦都如飯顆逢文律自隨星斗變月評應合士人從了無一事猶深鎖辜負東籬菊品濃

補之

周行櫛比未應充薦廟方求古鼎鐘經眼乍愁千紙積解頤聊喜一言逢黃花庭檻時雖過白酒鄰槽願可從更促寄衣眞似旅曉堂初怯露寒濃

南仲

貢珍已選茂良充猶被拘縻類縛鍾涤酒強陪高館飲黃花不似故園逢棋枰苦戰挑燈坐蘚壁閒題捧硯從風葉滿庭秋索寞更籌向盡睡方濃

幹

庭實方期國士充知音須辨鐸符鐘孔融愛客樽常滿摩詰思親節又逢烏養任眞終自適雉媒傷性竟誰從開門預計無多日猶起清愁暮靄濃

忠臣

屢見高文試澤宮長年參校愧龍鍾懸黎待價由來久綠綺知音不易逢吉語乍聞隨鵲喜歸期專欲問龜從到家莫負如泥約光祿供醪味正濃原注予有詩與同舍云相期放朝後連日醉如泥

肇

清秋官舍酒瓶空滿袖黃花情所鍾忽聽數篇吟可老絕知開口笑難逢浮舟有底不歸去戲馬猶能限莫從江上鱸魚三尺許西風敧枕夢魂濃

耒

回首登高行復冬後時只合嘆龍鍾愁須白酒來酬戰詩爲黃花弔不逢十日飛騰過眼疾萬籤甲乙定誰從共應淨掃氍毹榻深灶爐香午睡濃原注時去開院十日

子文

侵尋節物過秋風何處鈞天燕鼓鐘九日菊花聊一醉五湖佳士偶相逢挑燈款語時供笑借紙聯詩且漫從待得出閘應放意百杯追逐與方濃原注愼思有如泥之約

公麟

顧俊天畿合辟雍媿將瓦釜綴黃鐘聽窮一一竽無濫撥徧磷磷玉似逢龜列春庭先壤奠龍飛天路得雲從吾曹莫念拘縶久求稱公朝慶賞濃

鞅掌棲遲一畝宮慣聽更柝及晨鐘黃花慰眼祇爾許綠蟻于人亦漫逢幾日囊篇賡不逮一時庭步笑相從近來尋卻家山夢投枕和衣睡更濃

夜聽无咎文潛對榻誦詩嚮應達旦欽服雄俊輒用九日詩韻奉貽

忠臣

連牀交語響春容激楚評騷徹曉鐘繞宅金絲神共應滿潭雷雨劒初逢信知自有江山助便欲長操几杖從俱是年家情不淺依蘭應許丐香濃原注先子與張丈職方晁丈都官同年忠臣與應之同年兩家俱有事契

依韻奉酬愼思兄夜聽誦詩見咏之作

耒

昔遇晁公淮水東士衡已聽語如鐘五車講學知無敵十載論文喜再逢古匣劒光疑鬼泣夜天虎嘯有風從許侯破的由來事原注三句皆屬晁子杜老裁詩曉墨濃

與文潛誦詩達旦愼思有作次韻呈二公

補之

神交千古聖賢中高想銅山應洛鐘傾蓋十年惟子舊知音一世更誰逢天如蟻磨駸駸旦談似繰車轟轟從鄰榻秋燈那不共擁衾百首與方濃

次韻重九之作

倚

英豪獻策廣庭中問辯紛紛似叩鐘名奏九重書密上士欣千載運親逢鶯鳴定獲喬林樂鳳舉應容衆羽從盛世文章由此變坐看風俗反醨濃

昔年此日故園東。爛醉牛山到暮鐘。原注。牛山在臨淄城東二十餘里已往光陰那再得。如今羈旅又重逢。淵明把菊情雖厚。子美登臺願莫從。原注。杜甫九日詩云。抱病起登江上臺。且看羣書敧枕臥。病多仍負酒杯濃。

次韻愼思貽二公誦詩

肇

臥聽高齋落葉風。清詩交詠想晨鐘。故人厚意論千載。正始遺音僅一逢。膠漆初期在俄頃。雲龍莫恨不相從。芸房深鎖秋香冷。鬱鬱葱葱佳氣濃。

耒

西城永夜靈鼉鼓。北寺五更青石鐘。九牧何時官事了。三英聊喜故人逢。原注。屬同舍鄧。晁。蔡。三公。甲庚定處君無讓。蹀躞歸時我請從。欲卻睡魔通夕語。明窗茗粥不辭濃。

八弟預薦愼思兄以詩爲慶復次韻幷寄八弟

補之

吾弟平生辛苦同。匹雛志舉百鈞鐘。自慙操瑟向不斥。勸使力田終有逢。青眼故人欣捷報。白頭老母喜占從。書林儻預西城集。酬子酬酬杏正濃。

九日考試罷聞无咎天啓二弟薦名因用前韻以抒同慶之懷

忠臣

朱墨沈迷萬卷中斗筲那得變千鐘風流不似臺南戲牢落正如江上逢閣筆文書聊掇棄到家車馬數過從阿連已預甘泉奏歸拜萱堂喜更濃

以慎思兄別墅在長沙白鶴山晉陶淡舊居事見本傳今其居有大杉可十數圍蕃茂特異世傳淡藏丹其中用前韻謹賦

耒

千年騎鶴老仙翁固是山川秀氣鍾桃洞自宜無客到吳門應合有人逢巖前舊隱孤杉老壺裏眞遊白鹿從近有蓬萊讀書客卜居偶占翠嵐濃

家弟別試預薦特蒙愼思學士贈詩致慶感荷不已次韻酬謝

肇

我家書册代耕農尚祝甌窶畝一鍾再築金臺端不昧高懸水鏡亦難逢親闈動喜欣欣色士論推公趯趯從好在黃花歸薦壽秋堂歡笑變春濃

同舍問及故山景物用鐘字韻賦詩以答

忠臣

吾廬高對玉池峯日聽諸天奏梵鐘海外鶴歸青嶂覺洞中花落碧溪逢翻經夜對高禪講採藥晨遨老

圃從說與羣仙如畫出紛然歸思亂雲濃

肇

白鹿眞人欵御風青杉手種大如鍾還丹未化神應護道骨相期子合逢萬里且看騰踏去一樽聊喜笑言從攢峯列壑休南望曉榻秋陰分外濃

補之

玉泉飛落白霞峯散入山田畝十鍾鄧子結廬眞世外陶公脫屐更誰逢鶯啼春竹風烟近龍起秋堂雨雹從誰使山人空蕙帳蓬萊金殿與方濃

輔

洞庭湖外白雲峯醉臥虛堂聽曉鐘澗草巖花無日歇仙人玉女有時逢脂車石路君能去蠟屐秋風我願從欲藉神方變華髮黃精苗盛菊香濃

幹

烟霞曾是踏諸峯翻作清歌笑玉鐘幾代孫經桃塢隔千年壇憶華山逢美才方赴鳴騶召逸興何由稅駕從我亦江鄉成阻闊西風歸意浩然濃

倚

先生家住翠微峯萬卷詩書酒一鍾壁挂葛巾無客到雲藏古洞有仙逢溪邊晚釣呼鷗伴花底春吟引

鶴從。只恐舊山歸未得。帝恩朝夕露濃濃。

南仲

草廬高臥對千峯。白眼誰能顧萬鍾。側席不因天子詔。藏詩未許世人逢。他年社稷勳如立。歸老烟霞志會從。五柳一松應好在。月明空自結陰濃。

感與復用鐘字韻呈同舍

忠臣

五年湘水聽霜楓。長樂初聞此夜鐘。遼鶴亦知華表在。仙基猶許爛柯逢。蓬山道藏聊爲戲。石室眞遊久欲從。更擬作歌招隱去。人間得意不須濃。

愼思屢以佳篇見貽且俾屬和而衰老困于强敵輒爲詩以謝之兼簡无咎文潛天啓

輔

鄧侯淸骨如冰瘦。少日文章苦用心。賦罷吹噓因狗監。詩成傳誦到雞林。陽春白雪無凡曲。流水高山有至音。更唱自存三益友。老來衰病廢長吟。

漫與成章屢蒙子方寵和更辱贈句輒用奉酬

忠臣

聲名詞藻競駸駸。不負平生許與心。鳴鳳自須諧玉磬。野麋祇合戀雲林。淸新每喜羊何和。冥默初聞雅

頌音不是南冠厭拘縶楚人元愛楚風吟

肇

曹公長劍一杯酒鄧子孤雲萬里心神駿莫辭觀馬廐深沈久合寄書林禮闈聯事幾三月詞客悲秋共一音獨有何郎詩思苦空階點滴伴清吟

奉報子方佳句

補之

曹子金門等陸沈壯年裘馬四方心檄傳白羽從沙井詩寫紅巾徧武林兵甲胷中無敵國（原注崔浩不能彎弓持矛胷中所懷喻于甲兵）絲桐世外有知音相逢不飲何爲者祇作寒廳擁鼻吟

寄次張弟

忠臣

猫頭竹葉細檀欒新筍如椽日滿盤寄語兒童莫多取來春從上萬餘竿

肇

南山千畝龍蛇窟半夜春雷起屈盤欲釣六鼇滄海去爲留春筍作長竿

嘲无咎夜起明燈聽慎思誦詩

耒

翠屏香暖秋眠穩霜冷寶匳金錯刀誰信苦吟無睡客挑燈起聽楚人騷

和文潛嘲无咎夜起明燈聽予誦詩

忠臣

參橫月轉與天高歸士飛心憶大刀故作楚吟排滯思吟成風葉更蕭騷

輔

秋風落盡千林葉恰似幷州快翦刀香冷洞房歸未得一窗明月讀離騷

奉答文潛戲贈

補之

倦遊年少憶安巢歸夢嘗慙斷織刀原注引樂羊子妻何氏斷織事老去周顒雖有婦黃經對几夜騷騷

肇

鄧子詞鋒魯孟勞剗鐘剸玉盡鉛刀風流陶謝枝梧困擊節期君僕命騷

忠臣

拚老攻詩恨不高苦心錯玉與鼫刀正如天祿秋風夜剔盡寒燈著廣騷

再謝周顒之句

耒

烟飛小玉吳王國。柳暗朱樓鐵甕城。見說周顒經案外。亦聞荀粲井牀聲。

忠臣

眼看秋雁歌汾水。心到陽關唱渭城。卻被維摩居士笑。海潮音作斷腸聲。

補之

秋月照歌淮上舫。春花引醉福昌城。何如閶闔門西北。臥聽秋風枕畔聲。

小詩戲无咎

肇

吳山楚水未忘懷。暮雨朝雲恨已乖。縱免摩伽能毀戒。未妨澤室會于齋。

補之

文書盈几法筵埋。香火秋來願稍乖。得似鹿門攜手去。定隨繡佛鎮長齋。

己未春與伯時校試南宮同年被命者六人今茲西館惟同伯時一人而已因書奉呈

忠臣

十載京師五校文。並遊多已據通津。再來更鎮城西館。點檢同年只一人。

公麟

憶鎮南宮會友文。天梯相躡看雲津。白頭笑我成今日。青眼逢君尚昔人。

中秋月

忠臣

寂寥無聲月停午蟾蜍通津墮清露明星爛爛今何稀美人熒熒隔烟霧

補之

秋風吹空雁旁午長天無雲月呈露爲須清曉照清樽莫遣中宵生薄霧

輔

空谷秋寒同子午白月紛紛洗清露遙想燈花結夜愁鬱金斗帳香如霧

與文潛无咎對榻夜話達旦

忠臣

書窗燈火夜深明窗外蕭蕭雨葉聲對榻不眠談往事紈如五鼓過嚴城

耒

燈花昨夜已分明更聽朝簷喜鵲聲明日朱門閉空館秋風駿馬大梁城

補之

疏林小雨月籠明商頌琅琅半夜聲鄧子弓強殊未發欲馳桑本犯堅城

肇

窮秋天氣少晴明。雨葉風窗夜夜聲。應爲幽人聽未足。不教驄馬出重城。原注。時已奏號。而御史不至。遂留一夕。

柯山集卷三十一

表狀

進大禮慶成賦表

臣伏見皇帝陛下卽位以來事天治民虔恭豈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雖太母保宥一遵聖訓而仁厚之誠不言而孚乃者肇見天地實陛下卽位之初郊內自臣工外達海宇於以觀神人感格之際占信順獲助之驗前祀二日陰霾暮集俄而氛祲廓清星月明潤將事之夜風伏不興景氣晏溫圓穹清明神祇來格於是乎在凡執事在列之臣與夫侍御奔走之隸喜動乎容和見乎聲記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天旣順之備孰甚焉帝之來格見於天時祭之受福見於人情臣幸執筆待罪太史實奉祝册天威咫尺親見齊莊粹穆之容陟降拜俯誠敬盡兼臣竊喜太平之必至多祥之必集四方之民受福不疑姦宄作慝不禁而息謹撰成大禮慶成賦一篇隨狀上進雖不足以追配甘泉、河東之廣大盛麗然犬馬之愚庶以自竭伏惟淸閒之燕略佇覽觀于犯宸嚴無任激切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備禮方葳事於季秋列位侍祠尙不遺於故老仰恩榮之優異循衰瘵以戰兢伏惟太皇太后陛下

聰明自天。博厚載物。左右景命。已大濟於艱難。保宥神孫。既聿躋於齊聖。邦家康靖。邪正昭明。頌德告功。既對天而不怍。隆禮備樂。念報本之惟時。當魚麗之時。而物既盛多。由思齊之聖。而神無恫怨。擁絕禧於二聖。肆大賚于萬方。曠古上儀。於今盛典。臣久辭屏著。退伏里閭。覩聲名於垂盡之年。受德澤於維新之政。顧餘齡之已幸。矧召節之見臨。是宜策勵造朝。齋明就列。而衰朽之質。登降畏失容之誅。疾病之餘。朝夕有負薪之懼。與其失周士在朝之敬。不若同堯民擊壤而歌。文物莫瞻。夢有鈞天之想。精神未已。心爲魏闕之遊。

代文潞公辭免明堂加恩表

禮行郊廟。方推報本之仁。燕及臣鄰。皆蒙增封之錫。恩雖緣於有慶。賞亦惡夫無名。惟是衰殘。尤爲冒昧。伏念臣朴忠一意。際會四朝。超踰等夷。出入將相。泊老休於鄉社。已位極於師垣。何期垂白之餘。復相繼明之運。空心半朽。久自分於不彫。十里已疲。冀時資於辨道。而歲月逝矣。補報缺然。惟知愧懼之無容。夫何恩禮之加厚。肆時大享。茲謂上儀。方天子致齋莊之嚴。而老臣私宿衞之逸。雖聖朝尚齒。惟所便安。而寵數非常。更爲憂懼。已足矜榮於在位。豈當同衆以疏恩。伏望皇帝陛下。時軫睿慈。俯迴神鑒。必欲寬殘年之隕越。莫如裁今日之寵光。耄已及之。雖終知其無補。天其或者。尚假息於餘齡。願止已行。庶無太甚。

第二表

加地無名。方抱戰兢而莫處。稽天未答。蓋緣誠恪之罔孚。盡而腹心。再干旒扆。臣聞事君盡禮。而臣獨無

趨拜之勤。陳力就列。而臣久涉衰殘之境。兩無一可。雖聖主曲爲之優容。日加三思。顧國士如何而稱報。惟有稍裁其寵數。庶幾未即于顛隮。而恩禮增繁。光華沓至。既紓勤於齋祭。又申錫其土田。高已近危。將必憂於隕越。折而致覆。亦何益於生成。伏望皇帝陛下。垂德乾坤。收恩雨露。賞行四海。當酬可勸之功。職備上公。豈憂不及之祿。實思危於居位。非受爵以苟辭。

謝得請表

不能與祭。自憐衰老之無堪。罔俾造朝。更佩恩榮之從欲。內循安便。未免驚慚。伏惟皇帝陛下。龍德光亨。天仁覆露。牲玉備物。允若神人之和同。禮樂在庭。肅然祖考之來格。祭則受福。天且弗違。臣猥以殘年。莫瞻盛事。雖行不俟駕。在常禮而有誅。而老弗及齋。知異恩之獨厚。第想光華於天漢。竊同歡忭於里閭。

代張文定辭免明堂陪位表

明德惟馨。方格神于盛禮。相予肆祀。俄賜召于老臣。衰朽知榮。兢惶靡措。伏惟皇帝陛下。嗣隆聖統。躬致太平。翼翼文王之小心。烝烝虞舜之大孝。季秋順序。方萬物之盛多。四方和來。加多士之奔走。祇見列聖。哀對昊穹。敞布政之法宮。大明禮樂。受丕天之景貺。均被邇遐。喜交神人。慶浹夷夏。凡執事豆籩之末。或觀光輿隸之間。足爲至榮。可以無恨。而況臣猥以屏退。尚叨記存。溫詔在門。外庭有位。固願聞舜韶而率舞。瞻堯日以傾心。而遲暮之餘。衰疲且久。筋力已消於疾病。纔冀盡年。疏野久放於田閭。不足爲禮。當千載之接統。自滯周南。奉半夜之受釐。莫趨宣室。無階策勵。惟劇飛馳。

謝太皇太后表

稽留君命。敢求免於刑誅。惠養老臣。不使勞其筋力。仰睿私之從欲。撫衰志以知榮。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厚德無疆。至仁在上。神孫臨祭。知保宥之聖功。多士充庭。見肅雍之盛德。恩及草木。喜同天人。臣幸以餘齡。獲逢盛典。雖籩豆駿奔之事。徒有心哉。而禮樂大備之時。爲後死者。豈其偶爾。尚足矜榮。

代范相讓官表

不俟駕行。既已驅馳而至。疇若予采。復膺考愼之求。在明主圖舊之意則深。於愚臣陳力之義則過。伏以二聖求治。歷年於茲。忠厚之澤。足以傳之無窮。仁孝之誠。固已格於上帝。守此成憲。底於太平。加以左右輔弼之臣。盡極老成俊乂之選。何圖次輔之虛位。乃復召臣於守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度兼收。至明洞照。察其疲駑之不逮。出於悃愊之無他。意其先之教忠。恐或老而更事。責以來效。用之不疑。上副眷求。敢愛竭盡。而臣伏自深念。固非飾辭。形骸已衰。心力隨耗。雖輔相重任。不欲舍其舊而新圖。然衰疾交攻。豈期老將知而耄及。雖至仁之曲被顧公議之謂何。豈無巖穴待招之賢。朝廷委質之彥。與之圖國。足以格天。而臣已試之效可知。將老之誠彌切。不能就列。辭敢避於再三。因是得人。功猶期於萬一。

謝宣賜歷日表

在昔哲王。德暨鳥獸魚鼈。肆時治古。歷象日月星辰。既推步以授人時。又協正以觀候度。惟盛朝之稽古。蓋列聖之在民。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天。仁厚愛物。順帝之則。既先後而不違。使民以時。無困窮之失所。

顧茲寒暑之節。實惟衣食之原。以臣職在承流。恩叨頒朔。敢不推風化之有本。躬勸農耕。顧畝畝之無知。孰原帝力。

謝欽恤刑表

歲稟舊章。雖謹有司之職。詔頒列郡。實皆天子之恩。恭以聖人之於物。蓋本好生。哲王之用刑。初非獲已。方天時之炎燠。憫囹圄之係纍。渙發德音。卹及民隱。伏惟皇帝陛下。哀矜庶獄。明慎用刑。內修百度。以肅權綱。外推至仁。以惠黎庶。下念猶牢桎梏之苦。必使飲食沐浴以時。君恩及斯。民命何有。臣職當賦政。責在承流。雖未能稗聖代之措刑。必使無訟。而竊慕古人之爲獄。自以不冤。

謝明堂赦書表

伏以宗祀於明堂。既盡寅恭之志。大赦於四海。徧覃在宥之仁。凡出照臨。悉周惠澤。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若日。舜孝格天。法度修明。既聿追於先烈。號令寬厚。已深結于民心。肆時大享於合宮。是謂嚴親之盛節。禮成有慶。既賚予於善人。德及無疆。將陳常於時夏。興哀多罪。囹圄渙然一空。頒錫六師。忠勇爲之十倍。不冒出日。罔不嚮風。洪惟盛朝。集此熙事。臣職司牧養。責在承宣。敢不撫陛下可封之民。鎮以無事。布陛下維新之惠。期在措刑。

黃州謝到任表

准告罷管勾明道宮落職添差監黃州酒稅攀務者。臣已於今年三月到任管勾訖。伏以矜其多病。祿之

仙聖之祠。誅其積愆。斥之筦榷之任。雷霆既震。螻蟻曷逃。罪大責輕。感深涕隕。伏念臣粗親翰墨。篤好文詞。曾未窺其藩牆。妄見稱於流輩。漫蒙寵祿。頗躐等夷。久讎中祕之逸書。與記漢家之故事。入侍帷幄。曾未歲時。而疾病侵陵。精神疲耗。一辭螭陛。兩換虎符。蔑聞報政之能。徒幸養疴之便。投閒置散。於分爲宜。號寒啼飢。其窮已甚。方大明於淑慝。固無逭於誅夷。惟是齊安。近在淮右。雖薄加于黜削。乃敢即夫便安。非大明之燭幽。顧微生之何恃。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溥及。盛德好生。謂刑以止邪。用之初非獲已。而罪非極惡。議之必傳。惟輕遂致夙愆。猶逃大戮。臣敢不改心思過。擇地圖新。駑馬已疲。久息鏘鸞之望。秋葵未隕。常傾向日之心。苟一介之有施。終九死而無悔。

黃州安置謝表

准告責授黃州別駕黃州安置。臣已於九月初三日到黃州公參訖。率情而動。蓋緣不學之愚。議罪惟輕。上賴好生之德。伏念臣僻迂陋學。庸瑣散材。頃守汝陰。實名長吏。不能明義以自立。乃敢狗私而致哀。迹涉背公。事非攷古。果不逃於正論。猶竊逭於嚴誅。尙畀散官。更居善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洞照。博厚有容。論罪必原其情。用法每加之恕。故令螻蟻。少緩雷霆。臣敢不祗服上仁。深思往咎。祗身以敬。學禮必明。從多士以立朝。莫諧素願。問老農而學稼。誓畢餘生。

辭免起居舍人狀

竊以言動之職。最近淸光。儒學之臣。以爲榮選。臣孤貧晚進。駑散薄材。擢自選人。寘之太學。復天祿石渠

之職。首預選掄。紬金匱玉版之書。兩領著作。功能蔑有。屏退所甘。加以冒昧史官。頗糜歲月。論次故事。徒事簡編。何有賢勞。遽叨奬擢。浸階華近。入侍禁嚴。內循弱質之易搖。實懼多言之可畏。敢傾誠懇。祈止誤恩。免速顛隮。更累樂育。

任起居舍人乞郡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知潁相徐潤州一次。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臣伏以君父之命。當卽奉承。尚敢煩言。罪當萬死。臣秉筆史館。入侍禁嚴。漸階寵榮。固願冒昧。然親近淸光。而衰瘵敗而支體。論次舊聞。其疾苦耗其心精。常懼尸官。安能稱職。義當自列。敢避重誅。伏念臣自患風痺。今已五年。雖粗支持。而去年冬末。因患瘡疹毒氣流注支節。腳膝痛痺。甚則屈弱。乘騎拜伏。動憂顛仆。力加調養。或可完安。失今不治。必成沈痼。聖君在上。仁愛兼容。臣下得以言情。卑賤亦思從欲。伏乞除臣知潁陜徐潤州一次。庶得少就優便。專意藥物。民社可以竭力。俾廩足以紓貧。猶冀疲駑。復備鞭策。

册文

皇太后謚册文

維年月日。孝子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言曰。竊惟詩人推本周文王之功德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自古帝王之興。必有聖母以助內治。以施陰教。表裏協濟。王功以隆。而能同享太平之福。嗚呼。非天眷命於有

邦。其何以臻此。惟我烈考聰明睿聖。緝熙五聖之遺緒。興起萬世之長利。惟我聖母。應期挺生。粤自潛邸。作配宸極。肅正中闈。敦睦九族。法度形於燕閒。恩惠逮於微眇。俾我烈考之德。孚於朝廷。丕冒海隅。惟末小子。幼被撫育顧復之恩。長受教誨勸導之益。延入翼室。用端命於上天。方圖內承東朝之訓。外竭四海之養。而否德薄祐。天降罰於我家。亟奪我聖母。煢煢在疚。日月於邁。有司稽古。將節惠以易名。惟小子曷足以仰窺淵懿。敢祇述所知。以詔後世。大行皇太后。徽柔肅雍。恭儉慈愛。實我咸平相臣文簡之曾孫。惟時文簡輔我曾祖。勤勞在官。垂裕乃後。是產淑哲。與聖俱興。志在女工。婦道已茂。正位乎內。三十餘年。夙夜儆戒。靡有違德。慈聖宣仁。兩姑並尊。承顏二宮。孝恭烝烝。元符之末。國統弗嗣。相臣異心。大計杌隉。中外震懼。寒心拱手。惟聖母稽謀神祇。憲章典禮。力授眇躬。大統以定。惟平日退托。潛德弗耀。而任大投艱。克有餘裕。片言折理。凶狡震服。所謂坤至柔而動也剛。雷聲而淵默者歟。惟宗社有奉。神人有依。實自我聖母。祇率故事。恭請同政。至於再三。勉與聽斷。蕩宥多辟。淫滯昭蘇。決去蒙蔽。人材咸敘。華夏蠻貊。戴白垂髫。聞風歡呼。喜氣橫流。休功美利。申固景命。亦惟我聖母。而乃夙夜兢兢。克自抑畏。視事不臨於便坐。私諱不及於外庭。不敢自同先后。而復遠鑒前古。期以泰陵祔廟。退處房闥。既又慊懼。亟降璽書。曾未及期。已復明辟。友愛二弟。恩邮篤至。能憂其挾貴。諸外不許。宮室器服。無所增廢。不爲浮靡可喜之觀。嗚呼。爲天下之母。而躬賢哲難能之節。當太平盛世。而謹古今易忽之戒。可謂明哲絕德。鮮儷矣。卜宅爰從。因山既藏。是用咨於卿士。受命祖宗。惟道大不可形以名言。德厚不可盡以稱謂。謹稽四言之法。略舉衆善

之端。以慰臣民。以示子孫。謹遣攝太尉具官臣某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欽聖憲肅皇后。恭惟神靈在天。休聞在下。光於宗祉。表於有宋。億載萬世。與國無極。嗚呼哀哉。謹言。

柯山集卷三十二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爲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爲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係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尙也。爲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制也。爲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堯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滔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奧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體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爲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其成賓未虧。而可以有爲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爲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

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願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撫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也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御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戶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變未甚相沿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三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涪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足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爲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放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

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世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倔強。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故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爲能完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觀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蓋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弟兄。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晝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安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寖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而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蓋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則吾之生死。雖足以建九几之堂。五稱之衣。棄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

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怨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于術智竭盡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以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不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惑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爲物也。大而難舉。其爲情也。雜而不類。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爲術者。制物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爲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劫之以刑。則成功難。陰用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固有不愛金玉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悅也。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駟馬之於車也。奔驟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駟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

也。以一轡之約制駟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我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後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橋衡之舉水也。左仰則左俯。右抑則右揚。夫曷不欲俯則卑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卑者有不能使之卑。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卑高、有不可以刑爲也。故其爲所以卑高者而不爲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轡。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化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王以爲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爲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疏。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拙。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細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徵暑。以寒致寒。陰陽之所不能爲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爲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爲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爲之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爲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

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道有邪正。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蹈邪徑。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疏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以仁義而亡。均爲仁義而存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不及乎術者也。而況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材。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爲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于常人。卒然卽之而不知其器量。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則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辨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卽之。若眞可與有爲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蓋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于人也、不觀其形似而察其中。于己也、不逆于耳目而逆于心。察其中、則見其所窮。逆于心、則爲慮也深。彼小人之將欺我也。不過多爲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爲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爲。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朴然庸人而已耳。非有武

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朝廷之臣。孰不以爲過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爲。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者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其知人之明。而遂以爲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仗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僨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其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語動作。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爲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閒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爲天下笑。彼二君惑于形似故也。李係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于無成。爲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以爲急。其不可以一日闕者。其惟將乎。夫將之所以爲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爲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爲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于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未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

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求治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願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而千萬人之間而有一人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奇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樂。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奇才。以待不測之患。蓋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享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具。田遊者。佚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懾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此于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道者。未見其可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於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

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爲仁。如是而爲義。得之則安。失之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者也。雖然。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爲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爲仁。亦有殺之而爲仁。有利之而爲義。亦有宥之而爲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爲。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必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與文。是無以異於冰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物有以極。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治。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橫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爲如此。以爲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及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爲而立也。吾乃處於此。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爲。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倀倀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爲之。無乃已疏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必求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爲之應。故狐貉以禦寒。而絺葛以去暑。凡暗明燥溼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爲也。寒而爲裘。暑而不易。暑而御

葛塞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尙何安逸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治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以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爲而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爲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强。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爲攘僭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爲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離而不一。裂爲三國。而合於晉。分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蓋自唐之末。始有藩鎭之疆。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於今而藩鎭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於守令。而分於監司。總於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爲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爲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爲。則勢者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自壯而之老也。夫三者固未始不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爲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之勢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隳于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尙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圜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

譬之鑄金琢玉。以爲飮食。雖美、而無所用之矣。有一人焉。疆立而不顧。則必羣笑而競排之。以爲臆說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爲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爲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爲。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彊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爲。吾知其必不復爲之矣。故夫天下之不治。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此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俟其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一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閒。謹嚴其細而勞擾之。民固已不勝其弊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爲文閥而網疏。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閒。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怪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柯山集卷三十三

論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爲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酬之初不敢酬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爲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酬而酬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爲主人而大夫爲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

者也。夫仁義之道本於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爲賓者。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爲主。夫齊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賓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至於宗廟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爲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爲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蘩爲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主於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昔者孔子以爲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爲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爲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毋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器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別歟賢不肖之失序歟五者不至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器用衣服賢不肖之序蓋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爲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邱而達於七祀均爲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祭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爲祭也而莫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享帝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產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爲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享帝則三獻爓一獻熟因地以爲之邱陶匏以象其牲玄酒以享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略矣此其說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也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責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略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悅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

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而宗人受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餕之。卿之餘。大夫餕之。大夫之餘。士餕之。而後煇庖翟闇。無不沾澤。夫餕、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別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別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盎、末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酢酬。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疊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灌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器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袞以祀宗廟。元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器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田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預于祭。而否者不得預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先形也。必有待以見于外。射者、君子之所見其德者也。故射中多之預于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德也。此賢不肖之別也。貴賤明。親愛厚。器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別。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于禮。而禮藏于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而明。辨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朔旋揖于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于禘嘗。其說何也。蓋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而于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既成。而于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蓋先王之政。一本于陰陽。而禘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別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歟。然則春之礿也。冬之烝也。而政不預焉。何也。蓋春者。物之始生。句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于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蓋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實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墐戶。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蓋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勿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于春也。始生。而于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爲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俎。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特礿也而廢祫也。爲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蓋物者、

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圖也。以爲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己矣。所謂烝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祫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愼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祫、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所謂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時。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法。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儐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

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宮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爲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略。制略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略。制略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旄。六曰誦。七曰紘。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於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絃、均爲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斂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爲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

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時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簫師曰簫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閒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樂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于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簫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効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於先老示已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具器而後釋菜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爲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爲未足故乞言於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

道也。

柯山集卷三十四

論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于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捨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役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爲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惟富貴之知而見其己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爲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勝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爲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爲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日仇其上而奪之夫如是則吾之立于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爲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損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攷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

有繼之者。然則其效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仁。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獎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始囂然皆有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仇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爭之不可啓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而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爲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利非危國。而其極至于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道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于事者。聽夫人之自爲。而不必其一切先立于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蓋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變故。不可以一致。

以吾一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爲之經畫于此而使之一從于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弊者矣天下之法常壞于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敢戰者其爲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敵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預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爲之所使無願于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爲聽夫如是則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睿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賾隱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于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爲之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爲之諸侯九夫爲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之不得以兼小强之不得以幷弱而後又爲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于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爲九服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汙池藪澤之地當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于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爲之纖委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當是時公卿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爲之規因矩而爲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恭己優游于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于其中初若莫可依據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爲之無難者也不善爲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于一身之聰明恃區區目前之智

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于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于好詳。是故善用兵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于有所爲。而困于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吾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爲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爲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爲之也。度其中而爲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于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爲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大之差。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爲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必不能也。夏后氏之爲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爲之。是禹亦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于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于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于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果何爲而起歟。無乃出于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攻

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爲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爲法之略。以爲不可施于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不合。亦付之人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于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吾終身之力而爲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于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于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于人。而不使人出于法。至于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率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疏。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廢。穆王之刑。以爲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于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于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于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弊。

嗚呼。奈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爲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爲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于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定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蓋其閒有所謂疑慮而上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于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敭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深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煩亂。詭僞生于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于先王之時。而閒之以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以廢缺。夫惟得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蓋出于人之弊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于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爲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于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

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時輕之。天下之所共恕者而時重之。不當恕而彊爲之仁。不必惡而過爲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極很惡而不遑舉國皆惡之者。幸而入于刑。而攷于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故必入而處之于重。夫如是。則是好爲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于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刑。而攷于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好爲重者之有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于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者。聖人不彊恕以爲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之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久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當天下之所恕。而吾寬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如吾法之所爲。而人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于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爲恩主于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爲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刑之以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法之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于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于其心。而固取亂于民。使過于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怪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爲。誠有拂于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爲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爲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日殺而天下悅服矣。

馭相論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爲江河爲可畏。而況于海乎。彼且以爲宰相爲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于相。以爲吾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爲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有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于羣有司。必使之一聽于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彼且有以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爲與爾以權者。凡以爲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以據之。久而不還。以爲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于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爲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汚。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夫使擅天下之權于掌握之間。而吾無以制之。而望其不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爲之盡恭致禮。而至其有罪。則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君致禮。則宰相尊。至有罪而不恕也。此所以爲天子之權

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能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姦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亹亹。則數見其所窮。所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者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臣爲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爲先王之時。一本于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而象爲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于忠信耶。

柯山集卷三十五

論

秦論

賈生論秦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世以爲確論予獨謂之不然夫攻守殊而事相關異施設而同利害其守之安危觀其攻之善惡其報應如表影聲響之不差也譬如人之殖產也耕我之田盡力以事之歲收千石封之倉廩而食之賈百金之貨於鄰國而贏千金焉鄰里不我怨有司不我罪如是乃安坐享其福而貽之子孫則安樂而無後患今有人侵人之田奪人之產又殺人於道而奪之金如是乃欲封之倉廩藏之廄庫而守之以君子長者之事怨仇百作而披攘之矣故如是而取之必如是而失之安有以盜賊所以取之而能以君子之道守之歟秦王始滅韓齊大率十年閒耳皆滅人之國虜人之君其毒至慘也夫此六國諸侯者其上世皆有功於民又皆據國數百年其本根深結於人心者固一旦芟夷蕩覆之其勢必不帖然而遂已如塞大水伐大木其漸漬之末流播散之餘種將且復漲而暴興不得其寂寥氣盡則不止秦雖欲反其所以取之道守之而其機必成其勢必復矣故秦之事不可爲也嗚呼秦滅六國不十餘年而六國並立秦以不祀其故豈不然歟故賈生之論戲論也樂毅賢將一戰勝齊下城七

十齊不能支曾未三年七十城者翻然爲齊乃無一城爲毅守者以是失之豈不然哉毅賢尙然況于暴秦

魏晉論

嗚呼魏晉之亂亡其可悲也國中之人皆恐懼服從大盜招之而無不應舉國以與人而猶恐其不受也其所循致而至此者何也蓋其國輕久矣夫國重者存國輕者亡何謂重其人可以禦侮旁觀者有所忌則重矣鱣鱣王鮪之在江湖非不大也然漁者徒手取之鮹之俎上而無難曾不如蛇虺之據穴國之輕亦猶是矣人主非不尊公卿大臣非不畏百司庶府非不懼然皆庸怯和易說之如發蒙舉之如挈虛朝之慮不至夕今日之智不及明日夫如是國之存大盜拱手舉之矣是謂國輕凡人臣之能爲國重者非有服天下之名節則必有過天下之才智成湯既沒太甲失道伊尹放之可謂亂矣而諸侯不爭商卒以安者伊尹之節天下之所不敢議也晏子之在齊叔向之在晉宮之奇之在虞諸侯不敢議其後管仲之智未易與爲敵也郭子儀存而吐蕃龍兵李德裕草檄而澤潞亟滅此以才智爲重也夫天下之人其好爭未嘗一日忘也非有大愧恥于其心而不忍爲則必有大恐懼于其身而不敢爲夫名節者所以愧恥天下之不義而才略者所以恐懼天下之好亂舍是二者雖聖賢無他道矣魏之亡也司馬師殺其君如屠犬馬而大臣震悸莫敢太息王祥鄭沖舉國而與之夫是數人者亦知是爲不義也而不敢不聽者彼惟素無以動其國人而又取諸其胸中而無有也晉之臣才者先叛王敦桓溫才過一時卒皆不臣劉裕

才過數人者而遂取之何則國中之人莫與之敵故也夫挾好亂之資而顧其國莫與之敵則取之之心生矣故爲國之患莫大于不崇名節而消天下之精銳彼晉之公卿朝夕從事者非毀名節則尙無心方此時雖有有志之士亦且去之矣此蔡謨之所以不爲司徒而曰吾恐後世之笑也天下之事有名實不可以不辨也輕名節者曰吾惡天下之矯激也黜才能者曰吾尙德也夫矯激者安能眞爲名節也利至則變矣世蓋有利至不回害至不避而可以矯激億之哉夫如是而未免于矯激則庸庸者而後可矣且東漢之亂而曹操之雄至死不敢取惟畏天下之淸議故也黨錮雖弊猶能存國古之所謂德也非無才之云也才不足以言矣傳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夫言與勇才之類也而仁與德必能兼之則世有無勇之仁不能言之德乎子產惠人也謂之衆人之母可謂德勝矣然其抗晉楚何其勇且辨也夫以無所用之質而冒之以仁義之容文之以禮樂之言治國而不能靖民臨難而不能却敵而謂之有德此固天下英雄之所侮也嗚呼爲國者盍察諸此矣

晉論

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夫以天下之衆而事一人攷其勢較其力則多寡異矣然天下之人不問于賢不肖俯首聽從莫敢或較一有不順則有起而誅之夫非獨君臣之分爲然也自是而下之至于一鄉一邑之際苟有尊卑大小之分者莫不皆然夫天下之分惟其出于父子兄弟之際者此其天屬宜無足怪下至于一鄉一邑而上至于君臣是乃設爲尊卑而不敢犯何爲而然也蓋嘗求之以爲天下之分起于天

下之理。夫理者本于天地。而莫知其所從始者也。惟其理設而不可易。故分立而不可犯。夫生民之初。未有君臣以相臨。官師以相治也。紛紛藉藉。以力相勝。于是民始大病之。而後有能服其黨者焉。夫能服一鄉。則一鄉尊之。能服天下。則天下尊之。是故君臣之分。遂立而不可變。夫民之于君。乃其自立以自治也。夫惟其仰之以自治。是故順命受教。俛首聽從。而無足怪。自是而推之。至于一鄉一邑。亦猶是也。予嘗悲夫晉之事也。自三代以來。其國之多故者莫如晉。外有劉石之強。內有大臣之變。泯絕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後裂爲東晉。至于東晉。而晉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至十餘世。力盡勢窮。陵遲百端。而劉裕乃得之。自劉元海以來。天下分爲十六國。若苻堅、石勒之徒。皆有過人之才。闢地數千里。據有甲兵士民之衆。又有忠智効死之臣。其所建立。亦有足觀者。然皆不過一再傳而遂亡。方其興也。宜若可以久安。至其一敗。遂滅不振。蓋嘗觀苻堅之敗于壽春。此其力猶足以善其後。然提其餘衆。困窮而無所歸。蓋思之主于君臣之分。而後近得其說。夫晉之有天下積久。而天下之所服也。夫惟人安于所服。故天下遂守其君臣之分。而不敢犯。人人惟恐其失之。是以播遷流徙。甚弱而難滅。忠臣義士。力以救其敗。若苻、石之強。雖兵甚強。勢甚盛。然天下之情。不愛其德。而惡其亂。不幸不能制。而後使得倔强于須臾。幸其敗也。則起而共亡之矣。或以爲君臣之分。其始出于相制。苟爲君臣焉。斯有分矣。晉與苻、石何擇也。夫天下之情。固有所習也。習而安者。衆之所歸也。嬰兒愛其乳之者。隣人之母乳之。則不愛也。均爲乳也。而愛惡存焉。習與不習故也。然則晉之初。天下固習乎魏也。而晉之不亡、何也。十六國之顛沛。此敗于分之不正者。惜哉。

唐論上

昔者天下之事常患于不得已而爲之夫事至于不得已而爲者非其心之所樂而勢有所迫故也勉强而爲之既立而不可變則將拱手而待患是故古之聖人其深謀遠見所以憂慮天下之故者莫不備其害先爲之防曲爲之備使天下不幸有不測之變而吾常從容制之而不能亂無鹵莽苟且之計以爲後世之患嗚呼此先王之制後世之所以不可及歟竊嘗譬之世之淺人有居于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爲之備一旦水至則徬徨四顧莫知所爲于是毀室徙薪而塞之而後免于沒溺之患然是人也能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于其初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者既已習于水而不可動夫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故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爲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昔節度之制起于景雲開元之間然其所治者不過于邊方控制之邦而已天寶之亂安史橫行于中原而莫之禁天子兵弱而不能制則其勢不得不倚節度之兵而節度既已有功則雖欲變之而不可大抵至德之後天下之兵無慮皆屬于節度之府是以天下之兵仰食于度支賞罰于天子而權歸于將軍天子養之于上而將軍實收其權于下故驅之以不義之名寘之于可畏之地則俛首盡力而不敢辭及天下既平前日之亂已去而節度之患固已不勝其深矣嗚呼天下之情不可使苟有所安也使安于義耶則吾固無求乎其他使其不義而安之則吾將欲改而不可得彼天下之兵其勢既已如此則人人有當然之心雖欲改之其道無由蓋肅宗之時

大盜既平而天子之威不足以大屈天下則其所不能變節度之弊宜無足怪然以憲宗之英明勦蕩劇革而卒亦不能一之嗚呼勢之所習不亦甚固哉蓋嘗謂唐之末年其君非有可亡之實也夫文武宣之三君其才可與有爲而一時之臣又非皆不可用而其紀綱法度不須臾而壞蓋其大勢已去雖有絕巧無所施之矣故唐之患不起于河北之繼襲而起于節度之有功嗚呼使天寶之際不爲是苟且急迫之制則億昭之患何自而起而使吾初不倚節度之功則河北之區區雖欲傳襲其可得哉

唐論中

天寶承平兵不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禦之無策君播國殘哥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姦臣嬖妾沮撓其事意當是時天子臨戎其有濟乎愚嘗論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德聰明杜塞抑當時朝廷無人矣故爲是猖狂不審之謀夫天子臨戎其利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皆不得行之幸而不行使果行之其狼狽有甚于此者何謂之利一者壓之以尊名重勢敵人雖强不忍冒犯順之危而起侮上之怒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重兵選卒天下不能抗也明皇之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久矣大獄屢興縉紳切齒用兵無度百姓怨苦內煽淫泆荒亂失度尊名之不競也甚矣祿山教戰久矣其將卒皆蕃戎勁卒非復唐人也彼惟恐犯順之不深侮上之不快則明皇之于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之一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天子侍衞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人子而以之抗燕代之勁騎此驅羊戰狼則明皇于重兵選卒所不得行之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

兵者、必知敵人所恃、與所惡、使之行所惡而違所恃、如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千里而用之、其鋒不可當、雖太公、穰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敵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勢雖强、渡河而南、則羈客也、故心不固而易搖、其恃范陽、如豹之在山林、急則必投下以自藏、方祿山之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而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擣范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陽、獨守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弊于河朔諸師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牽之于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以老之、而祿山無能爲也、祿山傾國遠鬬、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犯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爲無人也夫。

唐論下

昔者、先王之兵、愛其君而後死其將、以爲凡吾所以致力不顧以衛其將者、無他焉、謂吾兵之勝負者、非吾將之利害、而所繫者吾之君耳、是故功成事立、而其君安然享之而無虞、其不善用者則不然、其兵死其將而忘其君、方此之時、三軍之士、惟其將之爲聽、故不患將之不足以立功、而患乎功成而上不享其利、夫惟欲兵之愛其君而死其將、則莫若兵出于府、而將出于衞、使將之于兵、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方其有事也、厲兵秣馬、以問有罪、將軍之恩惠、雖足以取信于下、而士卒之願其將、非我終身之所仰、則雖

愛而不私。夫惟愛而不私。是故驅之以義。則有功。而不可使爲不義之行。彼死其將而忘其君者。是節度之兵也。方是時。天子能使其將而不能用其兵。可使征。可使戰。而不能得其私。天子常斂士卒之怨。而將軍者。實尸養士之恩。嗚呼。此豈非天下之大患歟。蓋自天寶以來。藩鎮之禍迭起。而不可泯。而河北之鎮。天下指爲僭亂不臣之邦。棄之而不問。以爲是誠不可得而爲也。嗚呼。盍亦深思其術哉。夫以漢之時。而七國連衡以叛其上。而諸侯擅地。天子無有以制之。此其爲患。豈特唐之方鎮也哉。其後主父偃爲之一言。使得自封其子弟。而漢之君臣。無一鏃之費。而坐享太山之安。彼唐之節鎮。何以異此歟。彼桀黠而不顧。肆傲以慢上者。是誠何恃而敢爲爾哉。蓋其股肱肘臂有爲之出死力以爲之者。使其孑然而自爲。則吾一將之敵耳。故李愬之平蔡。一得李祐。則吳元濟束手而無能爲矣。然一節度之所領。不下數郡之地。而我何不遣一介之乘。假賞功之令。拔其臣屬之尤才者。使帥其屬城而爲之使。如是而陰離之。使其兵分地坼。則昔之豪黠而難制者。不過一二耳。提一空城而守之。雖欲不臣。其可得哉。或曰。彼臣屬將佐。安能叛其素所愛耶。名爲裂地。而謀相通。則安在其爲利哉。是大不然。夫人惟貧也。而後肯役于富。惟賤也。故肯役于貴。故兩貴不能相使。兩富不能相下。彼其臣屬將佐之愛其帥者。豈有他哉。惟其有功能賞之。有才能用之。是故恃之以自固。使其位有節度之勢。則將反顧其上而疾之。何則。勢均位等。則必有相疑之心。嗚呼。使彼誠相亂而生疑。則吾之計行矣。或曰。我一日盡斥其臣佐。則彼安肯安然而遣之者耶。使彼遏吾命而不行。則無乃益召天下之亂乎。是又大不然也。夫使彼受命而遣之耶。則吾固何求。使彼敢

遏吾命而不行。則反手而內禍及之。何者。使人有可以得富貴之門。而有蔽于其前。則必羣擊而競排之。彼一日于行伍之閒。而有一節度之權。我則顧其私而止之。夫如是而能安者。世之所未嘗有也。昔者烏重胤爲滄景節度。凡屬城之刺史。各還于朝廷。使得自隸其州兵。嘗曰。使二千石各有鎭兵。雖有安史。無如之何。而河北之所以能拒命。正以能奪刺史縣令之權耳。當是時。惟重胤之鎭。獨稟命受代。然則分其地而離其兵者。眞弱節度之術也。

讀唐書二首

古之人主。自中庸以上。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誠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于務農。唐太宗之于從諫。幾于誠矣。或問二君之誠孰愈。予謂文帝于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貌觀美。繁于詞令。而形于制度。不過詔令丁甯而已。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知稼穡者必尙儉。彼身衣弋綈。足履革舃。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卻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古今。出入經傳。玩慨古昔。語必成文。此雖無害于聞過。而有好名之心焉。此于誠有所不及也。意有餘者忘言。實已修者忘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恨不撲殺此獠。文德皇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殺心焉。則其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或未必誠也。且好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草與史臣。帝聞而怒。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怒之深也。如此二事。或疑其不信。予謂或有之。夫高宗之淫昏孱暗。又內爲悍妻所致。外聚羣小。逞于朝而禍不及其身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以自衞者。彗見東方。言者以爲高麗將亡之祥。帝曰。高麗小夷。且亦吾民

也。夫是言能出其口。則有不可欺者。以廢子賢之故。怒其人嘗與賢交通。令其父訓其子。父殺之。帝聞而不喜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是。則希其意必相戒。而天下聞之。必有父子之義焉。夫能約理而不盡欺參以義而其詔有所不受。使其應物之際。十五出此。足以完其身矣。

又讀唐書二首

李德裕制變應事之方。裴度有所愧。然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人安。德裕矜才而快意者也。故其所發。竦動人之觀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堪其侮而言。朝憲宗以其有寵于母后。問計于度。請斬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夫斬之則風采足以震動。而于事也健。然苟求下足以厭悟意。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求動人之視聽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于郭誼。爲多。稹勢已窮。蹙誼斬稹以降。此在誼爲可賞。德裕以爲劉稹小子。安知反誼始教之。而終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立風聲。以竦動視聽耳。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必求名而殺之耶。是時強藩叛鎮。力足以拒王命。而所深忌者。左右之竊發也。誅郭誼而叛臣始安心于其下。其爲慮蓋已疏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僧孺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滅而慷慨。又搆成其往來之迹。夫傾大臣。惟有交友者之罪。爲無以加。人主之所不恕。僧孺由此遂窴。德裕于復怨則快矣。而君子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擠之。身沒南荒。非偶然也。

人主當務好要而不當務無爲。夫無爲之言爲妙矣。此羲農堯舜得道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

樂之深居奧處蔽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姦臣愚弄而不悟視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問秦人之疾痛者曰我無爲也耽樂飲酒便嬖女色晏朝早罷遊蕩無度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而觀其成吾不吝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趨事成而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之權而志于公則任之盜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棄之而用舍分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乎無爲矣唐明皇用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遺林甫朝夕所從事者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卽羅織刑獄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礪鉞未嘗絕而間爲神仙鬼神之說以動其心而明皇恬不爲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一敗塗地沒世不復凡此者其殆好無爲之說者也後之人主可不戒哉

五代論

春秋時季梁在隨宮之奇在虞皆明安危曉利害强國憚之而不敢易予竊怪五代之君雖起武夫悍卒未嘗學問不足以得士而一時將相謀臣當其敗亡之際皆足蹈坎井頭抵株木安受禍患而無策事成則相與苟且富貴事敗則拱手受戮豈紛亂之極而人才亦從而不振歟予深考之而得四人焉皆智士也或用或不用也則係時君之昏明安重誨在明宗世常恨不爲國家去潞王時潞王蓋一罷鎭節度也而重誨獨知禍之原在此其後卒覆國者潞王也清泰帝時石敬瑭在太原欲叛有狀時廷臣有呂琦者言于朝曰敬瑭必結契丹爲援可先以重幣結契丹以分敬瑭之援卒之立晉者契丹也使明宗與清泰

信其言而先爲之所可以紓禍也必矣契丹大舉入晉志吞南夏而其母述律乃獨非之曰譬之吾國以一漢人爲主可乎耶律德光果不能安于南狼狽客死于路大勞甚費而于契丹初無大利也德光喪歸其母不哭曰待國中人馬如故然後葬汝嗚呼若此媼亦智矣李穀韓熙載少以功名相期熙載將仕江南與穀別熙載曰江南如用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原見用取江南如探囊中物耳已而穀相周世宗遂臣江南兵不勞而國不費信乎其如探囊也何者自古秦滅楚晉滅吳隋滅陳長江複山不能爲固天下有定勢非智力可强諸葛孔明且不能用蜀取魏江南豈有長驅中原之理乎穀于審天下之勢亦明矣此四人者三見忽而不用嗚呼天下何嘗無士哉